

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

胡功澤

班雅明 (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於 1892 年 6 月 15 日在柏林出生，1940 年 9 月 26 日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小鎮坡埠 (Portbou) 去世。是位德國哲學家，社會理論家，文學批評家以及翻譯理論家。自從 1970-1980 年選集出版後，始漸漸受到世人的重視。其作品中常被提及的有〈論歷史的概念〉以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等等。不過 1920-21 年之間完成的〈譯者天職〉一文，雖是早期的作品，卻能夠清楚呈現其整體思想，也是班雅明後來各種理論的中心軸線，在當代人文界非常受到重視。

〈譯者天職〉一文乃是 1921 年出版的班雅明所做 Baudelaire 翻譯的前言，因此，並非一嚴謹意義之下的理論建構，而是針對他對於語言的瞭解（或更好說：信念），所做的一些反省與表達。由於中文裡面還沒有從德文原文翻譯過來的版本，筆者做了這個嘗試，為關心者提供另一個詮釋版本。

本文將既有的四個中文版本，與筆者的翻譯做比較，針對關鍵概念有誤解或不清楚的地方，提出十個例子，分析比較。至於風格的不同，則不是本文比較的重點。德文原文以及筆者的中文翻譯則置於附錄，以供參考。令人慶幸的是，加上筆者翻譯的一篇，共五篇譯文，對於該原文，百分之八、九十都達到近似的瞭解。因此讀者更能夠從不同角度，不同的表達方式，瞭解班雅明該文的意涵。

關鍵詞：班雅明、〈譯者天職〉、譯文比較

收件，2008年12月17日；修改：2009年1月18日；接受：2009年1月18日

胡功澤，天主教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philippu2004@yahoo.com。

On Different Renditions of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ith a Full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into Chinese

Kung-tze Hu

Since Walter Benjamin (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1892-1940)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author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logy, Philosophy, Translation Studies, Post-modernism etc., the object of this project is the translation of his ess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from the German original into Chines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author, there are already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essay, demonstrating its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scholars. However, they're all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versions (1968 and 1996 by Harry Zohn). Besides variations in style of expression among these four, some interpretations differ. The author chooses ten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that these diversities hav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among all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cluding the fifth one from this author) there is an 80 to 90 percent agreement on meaning in the essay. The author wants to show that this essa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with different modes of expression, which taken together result in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ssay, echoing Wilhelm von Humboldt's opinion that various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all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Keywords: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omparison of translations

Received: December 17, 2008; Revised: January 18, 2009; Accepted: January 18, 2009

壹、前言

班雅明的〈譯者的天職〉(或譯為〈譯者的任務〉)德文原文雖然寫成已久(1921)¹，但是廣為人知以及頻受徵引，也只不過是20世紀接近尾聲之際，特別是在該文翻譯成為英文之後²。不同學術領域的學者，對該文都有所引用或評論：例如比較文學(Paul de Man, 1986)，哲學(Derrida, 1985)，文化研究(邱漢平, 2000)，後殖民翻譯研究(Niranjana, 1992)等。單單在華文領域來說，從1998年到2008年，包括本文在內，已經有五個版本的中譯，由此可見其受重視的一斑。但是在翻譯研究的領域，以實務為導向的研究，例如口譯，工商、法律、科技翻譯等，對該文較少提及。由此可見，該文在以文化或文學為導向的翻譯研究領域，比較受到重視。

筆者第一次接觸該文是透過邱漢平教授在《中外文學》(邱漢平, 2000)的介紹文章。班雅明的這篇文章，對於翻譯的看法，確實與眾不同。剛開始閱讀時，一時難以進入其思考路線。直到後來，反覆閱讀，並參考相關文章以及既有的翻譯，才開始漸漸確定對該文的瞭解。基本上，班雅明在該文完全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翻譯。我們一般想當然爾的看法，比如說，認為翻譯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這一點在班雅明該文中，並未受到重視；相反地，班雅明認為翻譯是追尋眾語言源頭的工作。

貳、〈譯者的天職〉內容簡介

班雅明的這一篇文章，早已獲得「難懂」的評語。德希達(Derrida)在他〈論巴別塔〉(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認為班雅明該文是一篇艱深的文章。(Derrida, 1986, p. 175)霍米巴巴(Homi Bhabha)也說，本文是20世紀最難懂的文章之一。(引自邱漢平, 2000, 頁14)其實不止

如此，班雅明的朋友蘇霖（Gershom Scholem）提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就說過，這篇文章出版之後，學界一片沈寂，沒人回應，從此，班雅明就獲得了「不可理解的名聲」（*der Ruf der Unverständlichkeit*）（Scholem, 1975, p. 153）。

根據筆者粗淺的看法，該文的難處之一，應該是其中的幾個概念，比如說，「純語言」（*die reine Sprache*），或者「達到純語言的途徑」。但是，如果我們閱讀該文的時後，不要因為這些不易懂的概念而止步，甚至要拋開自己既有的關於翻譯的看法，嘗試著跟隨文章的敘述，進入其中的思維邏輯，或許還能夠有一些領悟。因為以文本結構來說，這是一篇結構嚴謹的文章，從頭到尾，班雅明旁徵博引，反覆不斷地從不同角度來說明幾個核心概念，因此該文章的重點非常清楚。德希達對該文也有類似的體會，他雖然承認該文難懂，但是卻說，整篇文章有明顯而一致的主題可循。他在〈論巴別塔〉一文中說：

“The preceding ought to have led me instead to an early text by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1916) [...] But given the, in my view, overly enigmatic character of that essay, its wealth and its overdeterminations, I have to postpone that reading and limit myself to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ts difficulty is no doubt no less, but its unity remains more apparent, better centered around its theme.**”
（Derrida, 1986, p. 175，重點由筆者所加）

德希達在此所說的該文的中心主題之一，應該就是文章的題目：譯者的任務。乍看之下，這五個字是很容易懂的。譯者的任務，按照一般的瞭解，應該是：把譯文做得忠實，寫得通順，或者具有文采等。不過，班雅明所說的任務，好像是另外一種，是非常不平常的一種，是我們聞所未聞的一種任務。為了說明他所提出的任務，他必須首先排除一般人對翻譯的看法。比如，他從開始到結尾，不斷提出的一件事就是，翻譯不是為

人而做的，不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因此，翻譯的內容，不是原文的含意，不是原文的訊息，不是模仿原文的文字、句法、及結構。他說，如果我們把翻譯的注意力放在文字語言上面，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為語言文字不斷地在變動，我們無法獲得一個「永恆」的譯文。因此，這種翻譯始終是一個次等的翻譯。

但是，他指出，翻譯有其無比崇高的任務。他舉出一個幫助我們瞭解的例子，就是《聖經》〈若望福音〉的第一句話「太初有言」。我們人間的語言，應該都是翻譯這個「道」的結果。不過，班雅明用的大多不是宗教的語言，他舉出的翻譯的終點是「純語言」。翻譯者的任務，在於將語言帶回這個終極目標。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班雅明認為一般的文學、文章、以及用語當中，含有太多「人」的成分，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或語言的文法。翻譯的任務則在於，把這些「人為」的東西去掉，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永恆的價值。翻譯的任務有點像「解脫」(Erlösung)被太多人為的語意所纏繞的語言，讓語言變成它原本的面貌，其終點就是純語言，而其過程就是班雅明所認為的真正歷史的進程。

因為有這樣的大前提，有這樣一種對歷史的瞭解，因此，會有「來生」、「後繼生命」的概念。文學是這純語言在世間的載體，翻譯者的任務，在於在原著當中找出互補的表意的方式，把原著帶到一個更高，更純淨的語言的氛圍。在救贖歷史的終結，互補的眾語言達到一個和諧的語言的境地，靠近了純語言，在此地，一切的溝通，語言都成為多餘的，都將消失，因為在那裡是完全的共融，完全的和諧，完整的實現。(幾乎可以說：一個字就包含了所有的語言)班雅明也是從此出發，賦予忠實翻譯以及自由翻譯新的詮釋：忠實於達到純語言的目標，在此大目標之下，自由變動手中的語言文本。

如果我們暫時不談該文在神學以及哲學領域的意義，單單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班雅明的這篇文章，對於目前的翻譯研究，可有如下的啓

發：一、翻譯實踐方面，班雅明強調不用注重表面上的對等，（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每一種語言都隨著時代改變），因此，這不應是翻譯的重點，翻譯的重點應該在於用不同的表達方式表現同一個意指。這一點認識有助於澄清對等的翻譯觀念。二、本文詳細而且令人信服地看到，我們所謂的翻譯文本都是暫時的，因此，文學經典需要不斷地重新翻譯，以配合語言本身不斷的變化。三、眾語言之間含有一定的關聯，透過翻譯可以豐富以及提升本國語言。四、提出人際的相互瞭解，僅僅橫向的翻譯也是暫時的，有限的，想達到更深的互相瞭解，則要回到各自語言的源頭，班雅明本文開闢了新的思考方向。

以上所做的介紹，比起德文原文的內容，可謂非常粗糙。要懂班雅明的想法，還是應該看他的原文。他的解釋是相當清楚的。至於一些玄妙的概念，既然班雅明沒有進一步說明，我們也暫時擱置一旁。單單抓住我們所能懂得部分，已經會有許多收穫。

對於不能讀德文原文的朋友，就要靠翻譯，因此可見翻譯的重要性。這也是筆者將之從德文翻譯成中文的原意所在。筆者在翻譯的時候，所考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讀者讀得懂嗎？能不能夠懂班雅明原來想要說的東西？這樣看起來，筆者並沒有遵守班雅明的翻譯原則。不過筆者這麼想，把文章翻譯得讓讀者讀得懂，是目前翻譯工作的第一個要求。至於在這麼做的時候，在翻譯裡面，是否有班雅明所謂的提升了語言生命的後繼生命，很有可能，不過，這是另一層面的事，要在另一個機會來討論；而在目前，這並非筆者翻譯時候所關注的。

參、譯本的比較

「現在，翻譯做完了，每個人都可以閱讀，可以批評。甚至一下子翻個三、四頁眼睛也不用眨一下——卻不知，現在走的平坦大道，曾經是礫岩與土塊。我們必須流著汗水，辛苦地把礫岩與土塊搬開，好讓他

人在上面舒坦行走。清除過的田地才好耕作。」(Reiss, 1971/1986, p. 9; 中譯出自筆者)這是馬丁路德翻譯了德文聖經之後，寫的一小段話。寫出翻譯批評與從事翻譯的不同。

提到譯文的比較，難免會有翻譯批評。「批評」兩個字很敏感，應該做一點說明。下面的譯本比較，乃以筆者對於德文原文的瞭解為基礎，針對筆者對其他中文譯本的瞭解作比較。因此，是把不同時間，不同情況之下所做出來的譯本，都拿到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桌子上，在筆者的主觀判斷之下互相對比。

這樣做的時候，只能比較翻譯的成品 (production)，筆者不能對各個文本的製作過程比較。筆者所下的判斷，是針對翻譯成品，而非針對每一個譯本的全部翻譯工作所做的。這個表示什麼？這表示，對於其他譯者，這樣的翻譯比較有點不公平。因為比較公平的作法是，從各譯者翻譯工作當時的條件來判斷他的成就與勞苦。僅僅舉一個因素來說，有些譯本是從英文本翻譯，但是英文本本身已經是從德文翻譯過來的，中文的翻譯自然受到英文本的限制。而現在把它們拿來和從德文原文直接翻譯過來的譯本放在同一個平台比較，當然有一點不公平。

德希達的解構式翻譯理論，至少為翻譯實踐的現實，帶來一個理論基礎，那就是，翻譯的正確性只是在其創造的那一刻能夠決定，移開了時地，也就是經過延異的過程之後，無法再回到翻譯過程的原來情況。根據這個事實，筆者的譯作也是一時之作，受到此時的種種限制（例如：在 21 世紀去瞭解一篇 20 世紀的文章，隔著時間與文化的距離），筆者也不過是在各種限制之下，完成該譯文。因此，也絕非完美之作。

說到這裡，筆者還要感謝先前的譯著給予筆者的啓發（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很重要），有些地方已經很難分辨，什麼是筆者的，什麼是他人的東西。不過，只要是能夠幫助讀者瞭解班雅明原文的意思，不就是一個值得的作法嗎？有些翻譯理論家提到一個很有用的觀點：透過不同的譯本，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瞭解同一篇原文，可以互補地，更完整地瞭解原

文。在這裡也是一樣，尤其面對班雅明這篇難懂的文章，更要從各方面仔細去瞭解其意思。

本文所採用的譯本如下：

- (一) 張旭東 (譯) (1998)。W. Benjamin 著。譯作者的任務。載於漢娜·阿倫特 (主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頁 63-7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二) 陳永國 (譯) (1999)。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陳永國、馬海良 (主編)，**本雅明文選** (頁 279-2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三) 陳浪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謝天振 (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 (頁 321-332)。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四) 喬向東 (譯) (1999)。W. Benjamin 著。翻譯者的任務。**中國比較文學**，1，71-83。
- (五) 胡功澤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天職。見附錄，未出版。

參考的英文譯本及德文原文：

- (Z1) Benjamin, W.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 Zohn, Trans.). In H. Arendt (Ed.), *Illumination* (pp. 69-8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 (Z2) Benjamin, W. (1996).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 Zohn, Trans.). In M. Bullock & M. W. Jennings (Eds.),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pp. 253-2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本文仍由 Zohn 翻譯，與 Z1 比較，有一些修改)
- (H) Hynd J., & Valk E. M. (1968).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Delos: A Journal on and of Translation*,

II, 76-96.

- (B)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IV 9-22. (這是編輯在班雅明德文選集裡的文本，也附在附錄裡)

每個例句後面括號內的數字，是該譯本的頁數。筆者本人的譯作，即例句(五)，以及德文原文(B)，則參照登在附錄的頁碼。畫線由筆者所作，以突出比較重點。

例一

這裡是開頭第二段的第一和第二句話。之前的第一段，班雅明清楚地說，藝術品的創作，不是為了讀者。接下來，就問：翻譯是為誰而做的？其實按照上面的一段意思，這個問題只是一個修辭性(rhetoric)的問題，答案是不說自明的。因此下面一句話，班雅明並沒有回答上面一句話的問題。反而進入另一個題目：將翻譯與原文比較。班雅明認為，如果翻譯是為不懂原文的人而做的，那麼，翻譯自然是次等的藝術品。下面一句話(見附錄原文)，繼續發揮了這個意思。

在此，翻譯(二)和(五)的翻譯正確。(一)、(三)、(四)的翻譯明顯受到英文原文(Z1)的影響，而且將 *divergence* 所說的差別，因為 *their* 的緣故，用到複數的讀者身上，而非用來分別翻譯和原著的階級。德文原文的「差別」一字，其實指的是有高低順序的階級之意(Rangordnung)，並且所用的代名詞，清楚的指出上述的兩樣東西(*beiden: the two*)之間的級別。而上一句裡面，只有提到翻譯和原著兩樣東西。因此指的應該是此兩者。而且在德文原文裡，下面接著繼續說明翻譯和原著的不同。(見附錄原文)。

究其原因，此處在原文裡意義突然轉折，而代名詞需要找出正確所指，確實容易誤會，因此在(Z2) Zohn已經作了修改，(二)則應是根

據 (Z2) 所做的翻譯。

這一句話的意涵，與整篇文章的意義前後呼應：翻譯既非為讀者而寫，也不是原著的複製品。翻譯本身有其自己的存在價值，乃是為純語言而服務的。見例句：

- (一) 那麼譯作是為不懂原作的人準備的嗎？如果是的話，這倒足以說明在藝術領域裡不諳原作的讀者有多麼廣大了。(63)
- (二) 翻譯是有意為不懂原文的讀者而作的嗎？這似乎充分的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譯文和原文在藝術領域中具有相當不同的地位。(279)
- (三) 那麼，譯作是為不懂原作的讀者而作的嗎？如果確是如此，倒也可以充分說明藝術領域裡讀者的看法立場何以千差萬別。(321)
- (四) 翻譯是為了那些不懂原作的讀者而做的嗎？這似乎是可以解釋在藝術王國裡讀者的立場的不同。(71)
- (五) 那麼，翻譯是為了不懂得原文的讀者而做的嗎？單單這一點，似乎就足以說明兩者(翻譯與原文)在藝術領域裡面的階級。(217)
- (Z1) Is a translation meant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his would seem to explain adequately the divergence of their standing in the realm of art. (69)
- (Z2) Is a translation meant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his would seem to explain adequately the fact that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have very different standing in the realm of art. (253)
- (H) Is a translation intended for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That would seem to b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t status of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realm of art. (76)

- (B) Gilt eine Übersetzung den Lesern, die das Original nicht verstehen?
Das scheint hinreichend den Rangunterschied im Bereiche der Kunst zwischen beiden zu erklären. (1)

例二

這裡的錯誤是，本來「否定」人的關係，誤譯成爲「肯定」人。而這個錯誤牽涉到基本概念的瞭解：班雅明該文最大的特點是，翻譯的概念和「人」沒有關係，翻譯有其「天生」的特色與任務，該文就在指出這個任務。因此，這裡的誤譯，會混攪了清晰的概念。

事實上，1996年班雅明的英文選集出版時，Arendt已經改正了這個錯誤：

- (一) 我們應當指出某些相關的概念只有當同人聯繫起來時才有意義，有時或許竟獲得其終極的蘊含。(64)
- (二) 應該指出，在對這種思考的拒絕中，某些對應概念，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專門用于人的指涉的話，那就保留了它們的意義，也可能保留了它們最重要的含義。(280)
- (三) 應當指出，某些相互關連的概念只有專門與人聯繫起來後才有意義，而且可能才會有他們最重要的意義。(322)
- (四) 應該指出的是：相互關連的概念如果他們被用來專指人則仍然具有各自的含意，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含意。(72)
- (五) 相較於這種看法，我們卻要指出，有些概念之間的關係能夠完善地、甚至最完整地保留下來，如果不侷限在人的層面。(219)
- (Z1)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certain correlative concepts retain their meaning, and possibly their foremost significance, if they are referred exclusively to man. (70)
- (Z2) It should be point out in refutation of such thinking that certain

correlative concepts retain their meaning, and possibly their foremost significance, if they are not from the outset used exclusively with reference to man. (254)

(H) In this connection, it might be pointed out that certain concepts are best grasped if they are not associated, a priori, exclusively with man. (78)

(B) Ihm gegenüber ist darauf hinzuweisen, daß gewisse Relationsbegriffe ihren guten, ja vielleicht besten Sinn behalten, wenn sie nicht von vorne herein ausschließlich auf den Menschen bezogen werden. (3)

例三

在此，班雅明要分開的是「意指的對象」與「意指的方式」；意指方式在單字層面互相抵觸，但以整個語言來說，卻是相互補充的。因為它們指向同一個東西。由於概念特別，德文原文也不好懂。譯文因為沒有抓住這些要點，不容易讓人看清楚，甚至會誤解。(Z2)也作了更改。在(一)中，變成意向性和意向性對象的互補。而(二)，雖然看了Zohn的新版，然而最後一句，變成了「這些詞的意指方式與這種方式與所意指的東西」，也錯誤了。(H)的翻譯是對的。

(一) 然而對於意向性對象卻使這兩個詞不能兩樣。這兩個詞的意向性樣式之間有衝突，然而意向性和意向性對象卻使這兩個詞變得互補，它們自己也正來自兩種互補的語言中，只有在這裏，意向性和它的對象間才是相輔相成的。(68)

(二) 然而，至於意指的東西，這兩個詞指涉同一事物。即便這兩個詞的意指方式處於這種衝突之中，但卻從這兩個詞所衍生的每一種語言中得以補充自身；確切說，這些詞的意指方式與這種方式與所意指的東西的關係構成了互補。(284)

(三) 但就意指對象而言，兩個詞語的意思並沒有區別。當兩個詞語

的意指方式相互抵觸之時，分別來自兩種語言的意圖和意指對象卻使這兩種語言互補。也只有在此時，對象和意圖之間才會相互補充。(325)

- (四) 然而，至於意指的對象，這兩個詞語指的是同樣的東西。這兩個詞語的意圖樣式互相抵觸，然而其意圖及意圖的對象卻使兩種語言互補，它們自身來自這兩種互補的語言。恰恰在這裡對象和意圖之間是相互補充的。(76)
- (五) 但是，它們所指的東西，以絕對的意義來說，表示同樣的 (das Identische)、同一個 (das Selbe) 東西。雖然這兩個字在意指的方式上如此的抵觸，但是，兩個語言裡這兩個不同的意指方式卻是互相補充。那是因為它們在各自的語言裡指向同一個東西的緣故。(228)
- (Z1) As to the intended object, however, the two words mean the very same thing. While the modes of intention in these two words are in conflict, intention and object of intention complement each of the two languages from which they are derived; there the objec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intention. (74)
- (Z2) As to what is meant, however, the two words signify the very same thing. Even though the way of meaning in these two words is in such a conflict, it supplements itself in each of the two languages from which the words are derived;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way of meaning in them is supplemented in its relation to what is meant. (257)
- (H) but due to what is meant, taken absolutely, signify one and the same thing. Although the manner of meaning is thus quite at variance in the words, in the languages to which these words belong their manners of meaning sup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se languages, in

fact, the manner of meaning is integrated into what is meant. (84)

- (B) am Gemeinten aber, daß sie, absolut genommen, das Selbe und Identische bedeuten. Während dergestalt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iesen beiden Wörtern einander widerstrebt, ergänzt sie sich in den beiden Sprachen, denen sie entstammen. Und zwar ergänzt sich in ihn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m Gemeinten. (10)

例四

這一句的重點有一點偏差。因為整頁都是在講那個翻譯追求的最後的語言氛圍，譯者的工作就是從原著中找出那屬於這個氛圍的語言，把它們從一般尋找語意的翻譯劃分開來，因此，固然那是一個無法完全觸及的氛圍（核心部分），但是，譯者的任務就是在替語言找尋回歸之路。因此，（一）、（二）均強調那遙不可及的東西，而忽略了原文強調的譯者的工作。而（H）在這裡也是比較忠實於原意的。

- （一）即使所有的表面內容都被捕獲和傳遞，一個真正的譯作者最關心的東西仍然是難於把握的。(69)
- （二）儘管我們可以從譯文中儘可能多地收集那種主題，並將其翻譯過來，但真正的翻譯所關注的那個因素卻仍然相當遙遠，不可企及。(284)
- （三）即使把所有的表面內容都挖掘和傳遞出來，我們仍然很難把握一個真正譯者關心的內容。(326)
- （四）即使所有表面性的內容被挖掘、轉述出來，而一個真正的翻譯家最關心的東西仍無從把握。(77)
- （五）不論我們從翻譯裡面找出多少訊息，並且翻譯出來，不過那核心部分仍然不動地停留在那裡，而這部分就是真正譯者工作的方向。(230)
- (Z1) Even when all the surface content has been extracted and

transmitted,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genuine translator remains elusive. Unlike the words of the original, it is not translatable. (75)

(Z2) Though one may glean as much of that subject matter as one can from a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e that, the element with which the efforts of the real translation were concerned remains at a quite inaccessible remove. (258)

(H) That is, one may take from it all the information one can, and translate it; yet there remains the intangible at which the true translator aims. (86)

(B) Mag man nämlich an Mitteilung aus ihr entnehmen, soviel man kann und dies übersetzen, so bleibt dennoch dasjenige unberührbar zurück, worauf die Arbeit des wahren Übersetzers sich richtete. (12)

例五

在此要說的是，原著經過翻譯被提升到更高的語言氛圍，但是上面班雅明說過，這種提升，不是一次就做到的，而是原著的不同部分，漸漸被提升，已經受到提升的部分，不能再動它們。只能在後來再次翻譯時候，把其他還沒有被提升的部分，一點一點地提上去。(一)、(二)、(三)(四)受到(Z1)、(Z2)的影響，沒能說清楚這一部分。(H)的翻譯在此也是比較清楚的。

(一) 原作只能在另一時間被重新抬出。(70)

(二) 原文只能在那裡被更新和被置於其他時刻。(285)

(三) 原作只能在另一個時間裡再次復活。(326)

(四) 原作只能在另一時間再次復活。(77)

(五) 而只是不斷重新把作品的其他部分提升到此範圍內。(231)

(Z1) The original can only be raised there anew and at other points of time. (75)

- (Z2) The original can only be raised there anew and at other points of time. (258)
- (H) All that can happen is that its other and different aspects can in their turn be raised to this higher realm. (86)
- (B) sondern in ihn nur immer von neuem und an andern Teilen erhoben zu werden vermag. (13)

例六

這裡可以相當清楚的看出來，是（一）、（三）、（四）中文譯者加入了其既有的概念。班雅明在這一部分很清楚分開文學和翻譯，指出其各有所司，各有其任務。下面語言森林的比喻就是一個例子（見原文及翻譯，附錄第 14 頁）。所以，把翻譯看成是文學的一部分，並非原文的意思。（二）的翻譯則更忠實於原文。其次，德文 Dichter 有詩人以及文學作家的意思，（Z）有時候譯為 poet，因此，中文譯者也就譯為「詩人」。其實按照德文原文的情境，幾乎都可譯為「（文學）作家」。（H）在此就譯為 writer。

- （一）既然翻譯是自成一體的文學樣式，那麼譯作者的工作就應該被看作詩人工作的一個獨立的、不同的部分。（70）
- （二）正如翻譯是一種獨立的形式一樣，所以，翻譯者的任務也可以看做是獨特的，明顯區別於詩人的任務。（285）
- （三）既然翻譯是一種獨立的文學模式，那麼譯者的任務也應該獨立出來，與詩人的工作明顯清楚地區分開。（326-7）
- （四）既然翻譯是一種文學樣式，那麼同樣也應該將翻譯家與詩人的任務清楚地區別開來。（78）
- （五）就好像翻譯是一個獨特的形式，譯者的任務也是獨特的，必須和作家的任務清楚的分開。（232-233）
- (Z1) As translation is a mode of its ow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oo,

may be regarded as distinct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task of the poet. (76)

(Z2) Just as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its own, so, too, may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be regarded as distinct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task of the poet. (258)

(H) Just as translation is a unique form, so too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ay be taken as unique and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at of the writer. (88)

(B) Wie nämlich die Übersetzung eine eigene Form ist, so läßt sich auch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als eine eigene fassen und genau von der des Dichters unterscheiden. (13)

例七

按照上下文判斷，在此，sense 應該是 meaning 的意思。因此，(一)的翻譯有點突兀，因為上下文並沒有談到感性世界。

(一) 如果對感性世界的複製不再是決定性的，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不就瓦解了嗎？(72)

(二) 如果意義的再生產不再是決定性的，那麼，這樣一種解決方法不是脫離了根基了嗎？(286)

(三) 因為，一旦意義的複製不再具有決定性，解決問題的基石不就瓦解了嗎？(328)

(四) 因為如果意義的再創造不再是決定性的，難道不是就已經失去解答這一問題的基礎嗎？(79)

(五) 因為，假如翻譯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再現原意，那麼翻譯不就失去了立足點？(236)

(Z1) For is not the ground cut from under such a solution i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ceases to be decisive? (77)

- (Z2) For is not the ground cut from under such a solution i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ceases to be decisive? (259)
- (H) For isn't the basis of any such solution removed if the rendering of sense ceases to matter? (90)
- (B) Denn wird einer solchen nicht der Boden entzogen, wenn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aufhört, maßgebend zu sein? (16)

例八

這裡談及的是語意與那個「終極的、具有決定性的」的東西，也就是與純語言的關係。班雅明一直堅持的看法是，文字語言應該表達其原本的面貌（純語言），而非傳達的訊息。因此，如果將語意等同於語言所傳達的訊息，那麼就失去了語言本來的任務——展示純語言。而這個「終極的、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就會被隱藏，受到隔絕，強而有力地保存在它自己的地方。

(Z1) 翻譯的第一句，不太清楚，因此(一)、(三)、(四)的翻譯也都誤解了原意。(Z2) 有所修改，但是(二)並沒有瞭解 lawgiving role 的意思，直譯為「立法的角色」，無助於原文的瞭解。

第二句開頭的「只有」(一)、(二)，「只要」(三)，「除非」(四)也是誤導的；本句的意思是說，當語意與訊息等同之時，那終極之物就會遠離語意，近在咫尺遠在天涯。德文的 Allein 英文譯者譯為 Only 在這裡作為 conjunction 用，有 but、however 的轉折之意，中譯沒有注意到，而當作副詞，作為「僅僅有」的意思，因此原意就不清楚了。

- (一) 自由的意思若不是認為達意並不是高於一切的目的，它又意味著甚麼呢。只有當語言的創造性作品的意味可以同它所傳遞的信息等同起來，某種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才變得不可企及；它們會顯得近在咫尺卻又無比遙遠，深藏不露或是無從區分，支離破碎或者力大無窮。(72)

- (二) 自由如果不是意指義的再生產，因此必須放棄其立法的角色，那又能指什麼呢？只有在一種語言創造的意義與它所傳達的信息的意義相等之時，某種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才能超越全部交流——既相當貼近然而又無限遙遠的，隱藏的或可區別的，破碎的或有力的。(287)
- (三) 因為，除了不再認為傳遞意義極為重要外，自由還能意味著什麼呢？只要我們把語言作品創作的意義等同於它所傳述的信息，某些終極的、決定性的因素就會永遠不可企及——它們好像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深藏不露卻又清晰可辨，支離破碎卻又影響巨大。(329)
- (四) 因為除了認為傳達意義不再重要以外，自由還能意味著什麼？除非把文學作品創作的意義和它所傳達的信息等同起來，那些終極的、決定性的要素才變得無法傳達——它們十分接近但又極其遙遠，潛隱著但又是可以辨明的，支離破碎的但又是強有力的。(81)
- (五) 因為翻譯的自由，難道指的不就是再現語意的自由？——而我們現在卻認為語意並非翻譯的根本依據。不過，如果我們認為語言文字的語意就是傳達的訊息，那麼，那個最後的、具有決定性、隱藏在語意之下的東西，對語意來說，就會看似很近，卻無限遙遠，說得更清楚一些，它被語意斷絕了，或者，更頑強地超越在一切訊息之外。(239)
- (Z1) For what is meant by freedom but that the rendering of the sense is no longer to be regarded as all-important?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may be equ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 it conveys does some ultimate, decisive element remain beyond all communication, quite close and yet infinitely remote, concealed or distinguishable, fragmented or powerful. (79)

- (Z2) For what does freedom refer to, if not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nse, which must thereby give up its lawgiving role?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may be equated with that of the information it conveys does some ultimate, decisive element remain beyond all communication – quite close and yet infinitely remote, concealed or distinguishable, fragment or powerful. (260-261)
- (H) To what does freedom refer if not to the rendering of sense, which is no longer to be the ruling principle? Only if the sense of a linguistic creation can be taken as identical with the sense it communicates, it retains over and above all communication, so close, yet SO utterly remote; hidden under it, or rendered the more distinct; broken by it, or rendered the more powerful, something final, decisive. (92)
- (B) Denn worauf bezieht Freiheit sich, wenn nicht auf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die aufhören soll, gesetzgebend zu heißen? Allein wenn der Sinn eines Sprachgebildes identisch gesetzt werden darf mit dem seiner Mitteilung, so bleibt ihm ganz nah und doch unendlich fern, unter ihm verborgen oder deutlicher, durch ihn gebrochen oder machtvoller über alle Mitteilung hinaus ein Letztes, Entscheidendes. (18)

例九

此例指出(一)關於 the sense 一詞的翻譯。在此(一)將之譯為「意味」，我們通常把「……意味……」瞭解為「……暗示……」、「……表示……」。在這裡，the sense 則譯為「意義」或「語意」比較恰當。因為根據此處的上下文，班雅明要強調的是：原文以及譯文之間，文字的意義層面具有什麼重要性？這裡舉出的圓周和切線的例子，表示了原文文字

的意義或者語意，對於翻譯來說，只是切線碰到圓周上的那一點，好像一個跳板，經過這一點，翻譯就順著他自己軌道往前直行，完全不再顧及原文的意義。

將翻譯和原文的意義分開，是班雅明全文的要點之一。從一開始，班雅明就指出，翻譯不在於翻譯原文的訊息，而是翻譯那在文字裡面不能夠明說的一些東西。後來，他又舉語言森林的例子，說明翻譯和語言的關係，不同於文學和語言的關係：翻譯的任務，在於提升整個語言本身的境界，文學的任務則在於，將語言內部的各種意義，做出特殊的結合。現在，他又舉圓周切線的例子，將原文裡面意義的重要性，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因此，這個圓周和切線的例子對於全文脈絡的瞭解，相當重要。其中 the sense (德文 Sinn) 這個字佔有關鍵的地位。如果不譯清楚，相當可惜。此外，在例七當中，我們也看到，(一) 將同一個字 the sense，翻譯為「感性世界」。前後不一致的翻譯，也會增加閱讀的困難。

(一) 意味在譯作和原作的關係中有甚麼重要性呢？我們不妨作個比方。一個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同圓輕輕接觸，由此便按照既定方向現前無限延伸。同樣，譯作只是在意味這個無限小的點上輕輕地觸及原作，隨即便在語言之流的自由王國中，按照忠實用性的法則開始自己的行程。(74-75)

(二) 關於意義，就其對於譯文與原文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而言，可以用下面的明喻加以說明。正如一條切線與一個圓輕輕相交但卻只在一個點上——這次相交而非相交的點確立了按其直線無限延續的法則——譯文也與原文輕輕相交但卻只是在意義的無限小的點上。(289)

(三) 那麼，關於原作與譯作之間的關係而言，意義有什麼重要性呢？我們在這裡不妨打個比喻。圓的切線只在一點上和圓稍稍接觸。切線正是通過這樣的接觸而不是通過切點規定了自己筆

直的路徑通向無限。同樣，譯作也只是在意義這個無窮小的切點上與原作接觸，並由此根據忠實的規則在自由的語言之流中開始了自己的航程。(330)

- (四) 而意義對於翻譯與原作之間的關係有何重要性？爲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就像一條切線只在一小個點上輕輕與一個圓相切，正是這一相切而不是這一切點定下了直線沿著其筆直的路徑伸向無限的法則，譯作同樣與原作輕輕相切，旨在意義這一各無限小的切點上與原作相切，然後立即沿著根據忠實法則所確定的自己的路徑在語言之流中前進。(81-82)
- (五) 經過這番說明，翻譯和原文跟語意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比喻來瞭解。就好像圓周的切線短暫地，只在一點上和圓周接觸，而按照切線的定律，重要的是那個接觸，而不是那一點，然後，切線順著它自己筆直的軌道，繼續無限延伸。翻譯也是一樣，它僅僅在語意的那個無限小的小點上和原文輕輕地接觸，然後按照忠實的原則，在語言變化的自由之中，跟隨完全屬於它自己的軌道。(241)
- (Z1) And what of the sense in its importa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A simile may help here. Just as a tangent touches a circle lightly and at but one point, with this touch rather than with the point setting 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to continue on its straight path to infinity, a translation touches the original light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thereupon pursuing its own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flux. (80)
- (Z2) What remains for sense, in its importa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may be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simile. Just as a tangent touches a circle lightly and at but one point

– establishing, with this touch rather than with the point, 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to continue on its straight path to infinity -- a translation touches the original light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thereupon pursuing its own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flux. (261)

- (H) What importance the sense retains afterwards, for the relation of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can be caught in a simile . Just as a tangent glancingly, at a single point only, touches the circle, and as the contact and not the point prescribes the law by which it draws its straight line out to infinity, in the same way, glancing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does the translation touch the original, to follow its personal course, set by the law of fidelity, in the freedom of linguistic growth and movement. (94)
- (B) Was hiernach für das Verhältnis von Übersetzung und Original an Bedeutung dem Sinn verbleibt, läßt sich in einem Vergleich fassen. Wie die Tangente den Kreis flüchtig und nur in einem Punkte berührt und wie ihr wohl diese Berührung, nicht aber der Punkt, das Gesetz vorschreibt, nach dem sie weiter ins Unendliche ihre gerade Bahn zieht, so berührt die Übersetzung flüchtig und nur in dem unendlich kleinen Punkte des Sinnes das Original, um nach dem Gesetze der Treue in der Freiheit der Sprachbewegung ihre eigenste Bahn zu verfolgen. (20)

例十

本例指出英文原文有誤譯，以及不甚清楚之處，中文譯文因此受害。德文中的 wegen der Schwere 意思是「由於繁重、笨重的關係」，與

句子後半段的 Flüchtigkeit「輕微，短暫」相對照，指的是上文說的，當一個文本的意義，或者語意太多的時候，會變得很笨重，重得連提起翻譯的槓桿都無法舉起來。

一個可譯性高的文本，即使意義很少，也可以翻譯。但是，這是對原文文本說的；至於譯文，當它按照真正的翻譯形式被翻譯之後，是不能夠再翻譯的。而現在提出來討論的這句話，就是接著這個意思而說的。它要說：譯文本身不能再被翻譯，不是因為它的含義（意義、語意）太過笨重，而是因為譯文的含義（意義、語意）太過輕薄。一般人抓不住文本的意義，因此，就變得不能翻譯了。

後半部所說的含有太少、太輕微的意義，指的是譯文本身，而非原文，因此（一）誤解了英文的最後一個字 them (attached to them)，認為是原作。（二）在這一點就翻譯對了。

我們看各種譯本：

- （一）譯作本身是不可譯的，這不但是因為它本身固有的種種困難，更因為它同原作意義之間的結合是鬆散的。（76）
- （二）對比之下，譯文證明是不可譯的，不僅因為固有的困難，而且因為附屬於譯文的意義的鬆散性。（289-290）
- （三）另一方面，譯作之所以不可譯並不是由於自身固有的困難，而是因為意義依附於譯作的狀態比較鬆散。（331）
- （四）而就譯作而言，不可譯并非是因為譯作內在的困難，而是因為其負載意義的形式的鬆散。
- （五）對譯文本身來說，其至不能夠再被翻譯，不是由於附著的語意太過繁重，而是由於太過於短暫。（243）
- （Z1）Trans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prove to b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any inherent difficulty, but because of the looseness with which meaning attaches to them.（81）
- （Z2）This, of course, applies to originals only. Translation, in contrast,

prove to b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any inherent difficulty, but because of the looseness with which meaning attaches to them. (262)

(H) Translations are untranslatable no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undertaking but from the all too limited way the sense adheres to them. (96)

(B) Übersetzungen dagegen erweisen sich unübersetzbar nicht wegen der Schwere, sondern wegen der allzu großen Flüchtigkeit, mit welcher der Sinn an ihnen haftet. (22)

經過以上的比較與說明，我們發現，除了譯本（二）參考了 Zohn 1996 年更改過的版本之外，譯本（一）、（三）、（四）都是從 Zohn 1968 年的版本翻譯，因此難免多一些錯誤。而在英文翻譯方面，1968 年出版的 Hynd and Valk 的翻譯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比同年出版的 Zohn 的翻譯要精確一點。

上面提出來的 10 個例子，乃是對整篇文章的瞭解可能誤導，或者詮釋不甚清楚的一些地方。除此之外，在所有譯著之間，大約有百分之八、九十相同的瞭解，如果我們單看這一相同的大部分，我們應該高興，因為大家所見略同。當然，每一篇譯著的行文風格是不一樣的。由於筆者直接從德文翻譯，在行文之間能夠考慮德文原文的詞序，而且有更多的調整的自由度，這是比其他（一）、（二）、（三）、（四）的譯者更方便的地方。不過，風格這方面並不是本文對比的重點。

註釋

1.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一文的寫作以及出版經過，見 Benjamin (1991), pp. 890-896.
2. 關於該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及時間，見 Benjamin (1996), 版權頁。

感謝詞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班雅明〈譯者天職〉中譯研究》(2006-2008 編號：95-2411-H-030-005-) 部分成果。感謝國科會的補助與支持。

感謝所有提供幫助的國內國外的朋友，尤其是蘇正隆先生和羅新璋先生。蘇先生非常仔細一字一句地校閱全文，前後不下三次，在中文的潤飾上面，筆者受益良多，衷心感激。羅先生在臺灣師範大學客座期間，將本譯文全部看過，給予修改意見，還以他的法文專長特將馬拉美那一段法文翻譯成中文供筆者參考。不過，在附錄刊登的譯文全文，文責全由筆者負責。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的評審，花費時間做了仔細的閱讀並給予寶貴的建議。

參考文獻

- 邱漢平 (2000)。凝視與可譯性：班雅明翻譯理論研究。**中外文學**，29 (5)，13-38。
- 陳永國 (譯) (1999)。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陳永國、馬海良 (主編)，**本雅明文選** (頁279-29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浪 (譯) (2008)。W. Benjamin 著。譯者的任務。載於謝天振 (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 (頁321-332)。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張旭東 (譯) (1998)。W. Benjamin 著。譯作者的任務。載於漢娜·阿倫特 (主編)，**啟迪——本雅明文選** (頁63-7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喬向東 (譯) (1999)。W. Benjamin 著。翻譯者的任務。**中國比較文學**，1，71-83。
- Benjamin, W. (1991).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von Tillman Rexroth. 1972 (1991). Frankfurt a.M.: Suhrkamp.
- Bullock, M., & Jennings, M. W. (Eds.). (1996).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pp. 253-2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85). *Des Tours de Babel*. In J.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pp. 165-20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De Man, P. (1986).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iranjana, T.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Reiss, K. (1971, 1986).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 Scholem, G. (1975, 1997). *Walter Benjamin – die 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附錄：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翻譯

胡功澤 譯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Nirgends erweist sich einem Kunstwerk oder einer Kunstform gegenüber die Rücksicht auf den Aufnehmenden für deren Erkenntnis fruchtbar. Nicht genug, daß jede Beziehung auf ein bestimmtes Publikum oder dessen Repräsentanten vom Wege abführt, ist sogar der Begriff eines 'idealen' Aufnehmenden in allen kunsttheoretischen Erörterungen vom Übel, weil diese lediglich gehalten sind, Dasein und Wesen des Menschen überhaupt vorauszusetzen. So setzt auch die Kunst selbst dessen leibliches und geistiges Wesen voraus- seine Aufmerksamkeit aber in keinem ihrer Werke. Denn kein Gedicht gilt dem Leser, kein Bild dem Beschauer, keine Symphonie der Hörschaft.

譯者的天職

要認識一件藝術品，或一種藝術形式，考慮其接受者是沒有用的。因為跟特定觀眾群或其代表人物的每一種聯繫，都會令人誤入歧途，不只如此，甚至想像一個「理想」的接受者，對於藝術批評也有害處。因為這麼做的時候，對人類的生存及其本質就已經做了某種預設。人的身體與精神是藝術的先決條件，但是，藝術本身卻不會考慮人。因為沒有一首詩是為讀者而寫，沒有一幅畫是為觀賞者而做，沒有一組交響曲是為聽眾而譜的。¹

Gilt eine Übersetzung den Lesern, die das Original nicht verstehen? Das scheint hinreichend den Rangunterschied im Bereiche der Kunst zwischen

beiden zu erklären. Überdies scheint es der einzig mögliche Grund, 'Dasselbe' wiederholt zu sagen. Was 'sagt' denn eine Dichtung? Was teilt sie mit? Sehr wenig dem, der sie versteht. Ihr Wesentliches ist nicht Mitteilung, nicht Aussage.

那麼，翻譯是爲了不懂得原文的讀者而做的嗎？單單這一點，似乎就足以說明兩者（翻譯與原文）在藝術領域裡面的階級。此外，好像這也是唯一的理由，把「同樣的東西」再說一遍。一個文學作品到底「說」些什麼？它要告知我們什麼？對於懂得文學的人來說，都是很少的。文學作品的本質，不在傳達內容，不在於說出來的東西。²

Dennoch könnte diejenige Übersetzung, welche vermitteln will, nichts vermitteln als die Mitteilung- also Unwesentliches. Das ist denn auch ein Erkennungszeichen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en. Was aber außer der Mitteilung in einer Dichtung steht- und auch der schlechte Übersetzer gibt zu, daß es das Wesentliche ist- gilt es nicht allgemein als das Unfaßbare, Geheimnisvolle, 'Dichterische'? Das der Übersetzer nur wiedergeben kann, indem er- auch dichtet? Daher rührt in der Tat ein zweites Merkmal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 welche man demnach als eine ungenaue Übermittlung eines unwesentlichen Inhalts definieren darf. Dabei bleibt es, solange die Übersetzung sich anheischig macht, dem Leser zu dienen. Wäre sie aber für den Leser bestimmt, so müßte es auch das Original sein. Besteht das Original nicht um dessentwillen, wie ließe sich dann die Übersetzung aus dieser Beziehung verstehen?

可是，想要轉介的翻譯，只能轉介訊息，也就是說，那是作品裡不重要的東西。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次等的翻譯。在作品裡面，訊息之外的東西——即使次等的譯者也不得不承認，才是作品裡重要的部分——不就是一般認爲無法捉摸、神秘莫測、「詩意」的東西嗎？而譯者也

必須創作，才能再現原著？事實上，由此也可以看出次等翻譯的第二個特徵，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它：這種翻譯不精確地傳達不重要的內容。如果一個翻譯汲汲於為讀者服務，它就是這個樣子。假如翻譯是為讀者而存在的，那麼，原文也應該是為讀者而寫的。假如原文不是為了讀者而存在，我們怎麼能夠從讀者的角度去瞭解翻譯呢？³

Übersetzung ist eine Form. Sie als solche zu erfassen, gilt es zurückzugehen auf das Original. Denn in ihm liegt deren Gesetz als in dessen Übersetzbarkeit beschlossen. Die Frage nach der Übersetzbarkeit eines Werkes ist doppelsinnig. Sie kann bedeuten: ob es unter der Gesamtheit seiner Leser je seinen zulänglichen Übersetzer finden werde? oder, und eigentlicher: ob es seinem Wesen nach Übersetzung zulasse und demnach - der Bedeutung dieser Form gemäß - auch verlange. Grundsätzlich ist die erste Frage nur problematisch, die zweite apodiktisch zu entscheiden. Nur das oberflächliche Denken wird, indem es den selbständigen Sinn der letzten leugnet, beide für gleichbedeutend erklären.

翻譯是一種形式。要掌握這個形式，必須回到原文。這個形式的規則隱藏在原文裡面，那也就是原文的可譯性。談到作品的可譯性，這問題有兩種意思。其一是：在一個作品的所有讀者當中，是否找得到一位稱職的譯者？另一個更重要的意思是：按照作品的性質，它可以翻譯嗎（ob es seinem Wesen nach Übersetzung zulasse）？如果是的，那麼——按照翻譯形式的本意——它也企求（verlange）翻譯。⁴ 其實，第一個問題只是找到合適譯者的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則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只有膚淺的想法才會否認第二個問題所具有的獨特意義，而認為前後兩個問題無分軒輊。

Ihm gegenüber ist darauf hinzuweisen, daß gewisse Relationsbegriffe ihren guten, ja vielleicht besten Sinn behalten, wenn sie nicht von vorne

herein ausschließlich auf den Menschen bezogen werden. So dürfte von einem unvergeßlichen Leben oder Augenblick gesprochen werden, auch wenn alle Menschen sie vergessen hätten. Wenn nämlich deren Wesen es forderte, nicht vergessen zu werden, so würde jenes Prädikat nichts Falsches, sondern nur eine Forderung, der Menschen nicht entsprechen, und zugleich auch wohl den Verweis auf einen Bereich enthalten, in dem ihr entsprochen wäre: auf ein Gedenken Gottes.

相較於這種看法，我們卻要指出，有些概念之間的關係能夠完善地、甚至最完整地保留下來，如果不侷限在人的層面。比如說，我們可以談論一個難忘的人生或時刻，即使沒有一個人還記得它們。如果其本質有此要求，也就是要求不被遺忘，那麼，談論它們就不是錯誤的，只是人達不到這個要求而已，同時，這也指向一個可以達到這個要求的地方：那就是天主的記憶。⁵

Entsprechend bliebe die Übersetzbarkeit sprachlicher Gebilde auch dann zu erwägen, wenn diese für die Menschen unübersetzbar wären. Und sollten sie das bei einem strengen Begriff von Übersetzung nicht wirklich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e sein? - In solcher Loslösung ist die Frage zu stellen, ob Übersetzung bestimmter Sprachgebilde zu fordern sei. Denn es gilt der Satz: Wenn Übersetzung eine Form ist, so muß Übersetzbarkeit gewissen Werken wesentlich sein.

同樣地，即使一段語言對人來說是無法翻譯的，我們也需要考慮它的可譯性。況且，用嚴格的翻譯概念來看，語言文字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是不能夠翻譯的嗎？——因此經過這番澄清之後，我們要問，是否某些特定的語言文字需要翻譯。因為我們的原則是：假如翻譯是一種形式，那麼對某些作品來說，可譯性就是它的本質。⁶

Übersetzbarkeit eignet gewissen Werken wesentlich - das heißt nicht, ihre Übersetzung ist wesentlich für sie selbst, sondern will besagen, daß eine bestimmte Bedeutung, die den Originalen innewohnt, sich in ihrer Übersetzbarkeit äußere. Daß eine Übersetzung niemals, so gut sie auch sei, etwas für das Original zu bedeuten vermag, leuchtet ein. Dennoch steht sie mit diesem kraft seiner Übersetzbarkeit im nächsten Zusammenhang. Ja, dieser Zusammenhang ist um so inniger, als er für das Original selbst nichts mehr bedeutet.

可譯性是某些作品的本質——這並不是說，翻譯對於作品本身很重要，而是說，包含在原著裡的某些意義，能夠在可譯性中表現出來。任何一個翻譯，即使再好，也不能對原文本身產生任何意義，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透過作品的可譯性，翻譯和作品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當這個關係對原文本身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時候，這個關係就變得更為緊密。⁷

Er darf ein natürlicher genannt werden und zwar genauer ein Zusammenhang des Lebens. So wie die Äußerungen des Lebens innigst mit dem Lebendigen zusammenhängen, ohne ihm etwas zu bedeuten, geht die Übersetzung aus dem Original hervor. Zwar nicht aus seinem Leben so sehr denn aus seinem 'Überleben'. Ist doch die Übersetzung später als das Original und bezeichnet sie doch bei den bedeutenden Werken, die da ihre erwählten Übersetzer niemals im Zeitalter ihrer Entstehung finden, das Stadium ihres Fortlebens.

這個關係，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關係，更確切地說，是一個生命的聯繫。就好像生命的各種表現和生命本身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對生命本身卻沒有意義可言，翻譯也是這樣從原文裡面產生的。而且，與其說來自原文的生命，不如說來自原文「後來的生命」（Überleben）。因為，翻譯不都是要比原文出現得晚？而且，對著名的作品來說，由於它們從未在其問世的年代就找到選中的譯者，翻譯標誌著作品後繼生命（Fortleben）的

階段。⁸

In völlig unmetaphorischer Sachlichkeit ist der Gedanke vom Leben und Fortleben der Kunstwerke zu erfassen. Daß man nicht der organischen Leiblichkeit allein Leben zusprechen dürfe, ist selbst in Zeiten des befangensten Denkens vermutet worden. Aber nicht darum kann es sich handeln, unter dem schwachen Szepter der Seele dessen Herrschaft auszudehnen, wie es Fechner versuchte; geschweige daß Leben aus den noch weniger maßgeblichen Momenten des Animalischen definiert werden könnte, wie aus Empfindung, die es nur gelegentlich kennzeichnen kann. Vielmehr nur wenn allem demjenigen, wovon es Geschichte gibt und was nicht allein ihr Schauplatz ist, Leben zuerkannt wird, kommt dessen Begriff zu seinem Recht. Denn von der Geschichte, nicht von der Natur aus, geschweige von so schwankender wie Empfindung und Seele, ist zuletzt der Umkreis des Lebens zu bestimmen.

這裡關於藝術作品的生命與後繼生命的說法，全然是事實，而非隱喻。即使在思想最狹隘的時代，也沒有人只把器官組成的肉身看做是生命的全部。不過，生命的定義不會是像費胥訥（Fechner）所主張的那樣，屬於心靈軟弱的權杖之下；更不能用不重要的動物本能作為生命的定義，例如感覺，它只是偶爾表現出生命的現象。相反的，只有在那些具有歷史意義、而且超越歷史場景的地方尋找生命的意義，才能為生命找到完整的定義。因為，決定生命的範疇，最終要從歷史，而不是從大自然出發，更別提搖擺不定的感覺和心靈了。

Daher entsteht dem Philosophen die Aufgabe, alles natürliche Leben aus dem umfassenderen der Geschichte zu verstehen. Und ist nicht wenigstens das Fortleben der Werke unvergleichlich viel leichter zu erkennen als dasjenige der Geschöpfe? Die Geschichte der großen Kunstwerke kennt ihre Deszendenz aus

den Quellen, ihre Gestaltung im Zeitalter des Künstlers und die Periode ihres grundsätzlich ewigen Fortlebens bei den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Dieses letzte heißt, wo es zutage tritt, Ruhm. Übersetzungen, die mehr als Vermittlungen sind, entstehen, wenn im Fortleben ein Werk das Zeitalter seines Ruhmes erreicht hat. Sie dienen daher nicht sowohl diesem, wie schlechte Übersetzer es für ihre Arbeit zu beanspruchen pflegen, als daß sie ihm ihr Dasein verdanken. In ihnen erreicht das Leben des Originals seine stets erneute späteste und umfassendste Entfaltung.

因此哲學家的任務是從更廣大的歷史生命來瞭解所有的自然生命。難道認出作品的後繼生命不比認出受造物的後繼生命容易得多？偉大藝術品的歷史是從其後來的世代認出該作品的血統和其在藝術家當時的形式，以及藝術品那基本上永恆的後繼生命出現的時期。當這個永恆後繼生命出現的時候，就叫做聲譽。當一部作品在其後繼生命聲譽確定之時，也就是出現了那種不只是轉介訊息的翻譯。因此，這些翻譯既不是為原著服務——次等的譯者經常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翻譯也不將其存在歸功於原著。在翻譯裡面原文達到其不斷更新之後的最新、最全面的發展。⁹

Diese Entfaltung ist als die eines eigentümlichen und hohen Lebens durch eine eigentümliche und hohe Zweckmäßigkeit bestimmt. Leben und Zweckmäßigkeit - ihr scheinbar handgreiflicher und doch fast der Erkenntnis sich entziehender Zusammenhang erschließt sich nur, wo jener Zweck, auf den alle einzelnen Zweckmäßigkeiten des Lebens hinwirken, nicht wiederum in dessen eigener Sphäre, sondern in einer höheren gesucht wird. Alle zweckmäßigen Lebenserscheinungen wie ihre Zweckmäßigkeit überhaupt sind letzten Endes zweckmäßig nicht für das Leben, sondern für den Ausdruck seines Wesens, für die Darstellung seiner Bedeutung.

這個發展受到一個獨特又高級的目標引導，朝向一個獨特又高級的生命。若要找出生命和目標之間那看起來密切，卻又幾乎無法認識的關係，就不能在原來的生命裡，而只能在更高一層的生命氛圍裡尋求，也就是尋求生命所有個別目標共同歸向的那個最後目標。不論是邁向目標的各種生命現象，或是目標本身，其目標的最終意義不在於這個生命，而是爲了表達生命的本質，爲了表現生命的意義。

So ist die Übersetzung zuletzt zweckmäßig für den Ausdruck des innersten Verhältnisses der Sprachen zueinander. Sie kann dieses verborgene Verhältnis selbst unmöglich offenbaren, unmöglich herstellen; aber darstellen, indem sie es keimhaft oder intensiv verwirklicht, kann sie es. Und zwar ist diese Darstellung eines Bedeuteten durch den Versuch, den Keim seiner Herstellung ein ganz eigentümlicher Darstellungsmodus, wie er im Bereich des nicht sprachlichen Lebens kaum angetroffen werden mag. Denn dieses kennt in Analogien und Zeichen andere Typen der Hindeutung, als die intensive, d. h. vorgreifende, andeutende Verwirklichung. - Jenes gedachte, innerste Verhältnis der Sprachen ist aber das einer eigentümlichen Konvergenz. Es besteht darin, daß die Sprachen einander nicht fremd, sondern a priori und von allen historischen Beziehungen abgesehen einander in dem verwandt sind, was sie sagen wollen.

因此，翻譯的最後目標乃是表達各種語言相互之間最內在的關係。這個隱藏著的關係本身，翻譯是無法展示或製作的；但是翻譯可以呈現這個關係的苗芽，或者以濃縮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而且，這種表示意義的嘗試，呈現製作過程中的幼苗，是獨一無二的，是非語言範疇所沒有的。因爲，非語言的領域透過類比和符號來表示意義，不同於這裡濃縮的方式，也就是預示的，預指的方式——上面所提到的語言之間最內在的關係，是一個獨特的交集。這個關係就是，各種語言彼此並不陌生，而

是先天地，並且不受任何歷史因素影響，在它們所要說的東西的層面上，彼此有親屬關係。

Mit diesem Erklärungsversuch scheint allerdings die Betrachtung auf vergeblichen Umwegen wieder in die herkömmliche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einzumünden. Wenn in den Übersetzungen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sich zu bewähren hat, wie könnte sie das anders als indem jene Form und Sinn des Originals möglichst genau übermitteln? Über den Begriff dieser Genauigkeit wüßte sich jene Theorie freilich nicht zu fassen, könnte also zuletzt doch keine Rechenschaft von dem geben, was an Übersetzungen wesentlich ist.

以上的說明，好像讓我們的討論只是白白地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一般的翻譯理論。因為，如果要在翻譯裡面證明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那麼，除了盡量精確地傳達原文的形式和內容之外，翻譯還能做什麼呢？但是，一般的翻譯理論自然無法指出這裡所說的精確是什麼意思，到最後還是無法說出翻譯真正重要的地方。

In Wahrheit aber bezeugt sich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in einer Übersetzung weit tiefer und bestimmter als in der oberflächlichen und undefinierbaren Ähnlichkeit zweier Dichtungen. Um das echte Verhältnis zwischen Original und Übersetzung zu erfassen, ist eine Erwägung anzustellen, deren Absicht durchaus den Gedankengängen analog ist, in denen die Erkenntniskritik die Unmöglichkeit einer Abbildtheorie zu erweisen hat. Wird dort gezeigt, daß es in der Erkenntnis keine Objektivität und sogar nicht einmal den Anspruch darauf geben könnte, wenn sie in Abbildern des Wirklichen bestünde, so ist hier erweisbar, daß keine Übersetzung möglich wäre, wenn sie Ähnlichkeit mit dem Original ihrem letzten Wesen nach anstreben würde.

事實上，翻譯裡面各種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要比兩個作品表面

上無法確定的類似性來得更深刻、更確定得多。要瞭解原文和翻譯之間真實的關係，可以參考一個極類似的思考過程，那就是，認知批評理論（Erkenntniskritik）可以證明複製是不可能的：假如客觀就是複製事實的話，那麼，就不可能有客觀的認知，連這樣的要求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裡我們也可以證明，假如翻譯最後的本質在於追求與原文的相似性，那麼，翻譯就是不可能的。

Denn in seinem Fortleben, das so nicht heißen dürfte, wenn es nicht Wandlung und Erneuerung des Lebendigen wäre, ändert sich das Original. Es gibt eine Nachreife auch der festgelegten Worte. Was zur Zeit eines Autors Tendenz seiner dichterischen Sprache gewesen sein mag, kann später erledigt sein, immanente Tendenzen vermögen neu aus dem Geformten sich zu erheben. Was damals jung, kann später abgebraucht, was damals gebräuchlich, später archaisch klingen. Das Wesentliche solcher Wandlungen wie auch der ebenso ständigen des Sinnes in der Subjektivität der Nachgeborenen statt im eigensten Leben der Sprache und ihrer Werke zu suchen, hieße - zugestanden selbst den krudesten Psychologismus - Grund und Wesen einer Sache verwechseln, strenger gesagt aber, einen der gewaltigsten und fruchtbarsten historischen Prozesse aus Unkraft des Denkens leugnen.

因為原文在其後來的生命裡有所改變：原文的生命必定有所轉化與更新，否則就不能稱為後來的生命。即使意義已經固定的辭彙也可能有後熟的過程。作者當時的文學語言趨勢後來會成為過去，而其他潛在的趨勢則會透過語言形式重新浮現。以往清新的，後來變老套，以往流行的，後來變古板。在這種形式與意義不斷轉變的過程中，想以後來生命的主觀解釋，而不是在語言及其成品的真正生命裡，尋找語言的本質，那就是本末倒置——即使最粗糙的心理學派，也承認這一點。說得更嚴格一些，這是由於缺乏思考能力而否定了一個最強而有力、最能帶來豐碩成

果的歷史進程。

Und wollte man auch des Autors letzten Federstrich zum Gnadenstoß des Werkes machen, es würde jene tote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doch nicht retten. Denn wie Ton und Bedeutung der großen Dichtungen mit den Jahrhunderten sich völlig wandeln, so wandelt sich auch die Muttersprache des Übersetzers. Ja, während das Dichterwort in der seinigen überdauert, ist auch die größte Übersetzung bestimmt in das Wachstum ihrer Sprache ein-, in der erneuten unterzugehen. So weit ist sie entfernt, von zwei erstorbenen Sprachen die taube Gleichung zu sein, daß gerade unter allen Formen ihr als Eigenstes es zufällt, auf jene Nachreife des fremden Wortes, auf die Wehen des eigenen zu merken.

即使我們抬出作家的最後語言讓作品蓋棺論定，我們也無法挽救那種僵死的翻譯理論。因為就好像偉大文學作品的語言和意義，隨著幾個世紀的過去而完全改變，翻譯者的母語也一樣在改變。儘管作家的辭彙在其母語中繼續為人使用，最偉大的譯著，也必定在其自己語言的成長與創新中枯死與消逝。翻譯絕不應該是兩個已經死去的語言之間聾啞的對等，而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之中，唯獨翻譯最需要注意外國語言後來的成熟發展，以及自己語言中待產的陣痛。

Wenn in der Übersetzung di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sich bekundet, so geschieht es anders als durch die vage Ähnlichkeit von Nachbildung und Original. Wie es denn überhaupt einleuchtet, daß Ähnlichkeit nicht notwendig bei Verwandtschaft sich einfinden muß. Und auch insofern ist der Begriff der letzt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mit seinem engern Gebrauch einstimmig, als er durch Gleichheit der Abstammung in beiden Fällen nicht ausreichend definiert werden kann, wiewohl freilich für die Bestimmung jenes engern Gebrauchs der Abstammungsbegriff unentbehrlich bleiben wird.

假如翻譯可以展示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那不會是透過原著和複製之間模糊的相似性。這個道理很明顯，就好像在親屬之間，看起來不一定都要相像。此外，語言和血親的親屬關係還有一點相同，那就是，以嚴格的親屬定義來說，雖然共同的來源是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單單有共同的來源，也還不足以弄清楚彼此的親屬關係。

Worin kann die Verwandtschaft zweier Sprachen, abgesehen von einer historischen, gesucht werden? In der Ähnlichkeit von Dichtungen jedenfalls ebensowenig wie in derjenigen ihrer Worte. Vielmehr beruht alle überhistorische Verwandtschaft der Sprachen darin, daß in ihrer jeder als ganzer jeweils eines und zwar dasselbe gemeint ist, das dennoch keiner einzelnen von ihnen, sondern nur der Allheit ihrer einander ergänzenden Intentionen erreichbar ist: die reine Sprache.

撇開歷史上語言的親屬關係不談，到何處去尋找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呢？不論如何，從作品的相似性，或者作品語詞的相似性去尋找，都不會有什麼結果。相反地，語言之間超越歷史的親屬關係，在於把每一個語言當作一個整體，每一次使用語言時，它們指的都是同樣一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卻不是任何一個語言可以單獨指出來的，只有結合所有語言要表達這個東西的意向（Intentionen），彼此互補之後才能夠達到：也就是那純語言。¹⁰

Während nämlich alle einzelnen Elemente, die Wörter, Sätze, Zusammenhänge von fremden Sprachen sich ausschließen, ergänzen diese Sprachen sich in ihren Intentionen selbst. Dieses Gesetz, eines der grundlegenden der Sprachphilosophie, genau zu fassen, ist in der Intention vom Gemeint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 unterscheiden. In “Brot” und “pain” ist das Gemeinte zwar dasselbe, die Art, es zu meinen, dagegen nicht. In der Art des Meinens

nämlich liegt es, daß beide Worte dem Deutschen und Franzosen je etwas Verschiedenes bedeuten, daß sie für beide nicht vertauschbar sind, ja sich letzten Endes auszuschließen streben; am Gemeinten aber, daß sie, absolut genommen, das Selbe und Identische bedeuten. Während dergestalt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iesen beiden Wörtern einander widerstrebt, ergänzt sie sich in den beiden Sprachen, denen sie entstammen. Und zwar ergänzt sich in ihnen die Art des Meinens zum Gemeinten.

因爲，雖然不同語言的個別單位，單字、句子、連接方式，都互相排斥，但是這些語言在意向上卻互相補充。這是語言哲學裡的一條基本規律，若要確實瞭解這個規律，則要在意向裡，分辨意指的東西（das Gemeinte），和意指的方式（Art des Meinens）¹¹。「Brot」和「pain」兩個字，意指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意指的方式卻不一樣。在意指的方式上，這兩個字對德國人和法國人來說，它們的意義不同，兩者也不能交換，甚至到最後要相互排斥；但是，它們所指的東西，以絕對的意義來說，表示同樣的（das Identische）、同一個（das Selbe）東西。雖然這兩個字在意指的方式上如此的牴觸，但是，兩個語言裡這兩個不同的意指方式卻是互相補充。那是因爲它們在各自的語言裡指向同一個東西的緣故。

Bei den einzelnen, den unergänzten Sprachen nämlich ist ihr Gemeintes niemals in relativer Selbständigkeit anzutreffen, wie bei den einzelnen Wörtern oder Sätzen, sondern vielmehr in stetem Wandel begriffen, bis es aus der Harmonie all jener Arten des Meinens als die reine Sprache herauszutreten vermag. So lange bleibt es in den Sprachen verborgen. Wenn aber diese derart bis ans messianische Ende ihrer Geschichte wachsen, so ist es die Übersetzung, welche am ewigen Fortleben der Werke und am unendlichen Aufleben der Sprachen sich entzündet, immer von neuem die Probe auf jenes heilige Wachstum der Sprachen zu machen: wie weit ihr Verborgenes von der Offenbarung entfernt

sei, wie gegenwärtig es im Wissen um diese Entfernung werden mag.

各自單獨的語言，還沒有跟其他語言互補的時候，它們無法個別地觸及那個被指的東西，就好像單獨的單字或者句子一樣。相反地，那受意指的東西在語言中不斷地遊移著，一直等到所有的意指方式和諧互補之後成為純語言，它才得以出現。到此境地之前，它總是隱藏在諸語言裡面。眾語言如此朝向它們的歷史的默西亞的終點成長之時¹²，翻譯，那點燃作品永恆後續生命以及讓語言永遠復活的翻譯，要在語言這種神聖的成長過程中，不斷重新的檢測：那些語言所隱藏的東西，距離展示之日還有多遠，而在此距離之下，如何把那隱藏的東西作最大的展現。

Damit ist allerdings zugestanden, daß alle Übersetzung nur eine irgendwie vorläufige Art ist, sich mit der Fremdheit der Sprachen auseinanderzusetzen. Eine andere als zeitliche und vorläufige Lösung dieser Fremdheit, eine augenblickliche und endgültige, bleibt den Menschen versagt oder ist jedenfalls unmittelbar nicht anzustreben. Mittelbar aber ist es das Wachstum der Religionen, welches in den Sprachen den verhüllten Samen einer höhern reift.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所有的翻譯都只是處理陌生語言暫時的方式。對於這些陌生的部分只能提出一個有時間限制、暫時的解決方案，想要一蹴可幾，立刻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人類無法做到，或者至少不可能立刻做到。但是間接地，透過各個宗教的成長，可以讓隱藏在諸語言裡的更高級語言的種子漸漸成熟。

Übersetzung also, wiewohl sie auf Dauer ihrer Gebilde nicht Anspruch erheben kann und hierin unähnlich der Kunst, verleugnet nicht ihre Richtung auf ein letztes, endgültiges und entscheidendes Stadium aller Sprachfügung. In ihr wächst das Original in einen gleichsam höheren und reineren Luftkreis der Sprache hinauf, in welchem es freilich nicht auf die Dauer zu leben vermag, wie

es ihn auch bei weitem nicht in allen Teilen seiner Gestalt erreicht, auf den es aber dennoch in einer wunderbar eindringlichen Weise wenigstens hindeutet als auf den vorbestimmten, versagten Versöhnungs- und Erfüllungsbereich der Sprachen. Den erreicht es nicht mit Stumpf und Stiel, aber in ihm steht dasjenige, was an einer Übersetzung mehr ist als Mitteilung. Genauer läßt sich dieser wesenhafte Kern als dasjenige bestimmen, was an ihr selbst nicht wiederum übersetzbar ist. Mag man nämlich an Mitteilung aus ihr entnehmen, soviel man kann und dies übersetzen, so bleibt dennoch dasjenige unberührbar zurück, worauf die Arbeit des wahren Übersetzers sich richtete.

因此，雖然翻譯不能要求它的文字長久不變，在這一點上它和藝術不同，但是，卻不否認它的方向：一個最後的、不變的、具有決定性的、所有語言互相配合的境界。在翻譯裡面，原文好像成長到一個更高，更純淨的語言氛圍之中；當然，在此原文不可能長久生存，況且，原文形體當中還有許多部分距離該氛圍十分遙遠，不過，原文至少以一種令人驚訝的迫切性指向這個境界，一個命定卻還不能達到的語言大和解，語言得以完全實現的境界。原文不能連根帶梢地一次就進入這個境界，但是在原文裡有些特別的東西，那就是在翻譯當中超越傳達訊息的部分。更確切地說，這個重要的核心部分是翻譯裡面不能夠再翻譯出來的東西。不論我們從翻譯裡面找出多少訊息，並且翻譯出來，不過那核心部分仍然不動地停留在那裡，而這部分就是真正譯者工作的方向。

Es ist nicht übertragbar wie das Dichterwort des Originals, weil das Verhältnis des Gehalts zur Sprache völlig verschieden ist in Original und Übersetzung. Bilden nämlich diese im ersten eine gewisse Einheit wie Frucht und Schale, so umgibt die Sprache der Übersetzung ihren Gehalt wie ein Königsmantel in weiten Falten. Denn sie bedeutet eine höhere Sprache als sie ist und bleibt dadurch ihrem eigenen Gehalt gegenüber unangemessen, gewaltig

und fremd. Diese Gebrochenheit verhindert jede Übertragung, wie sie sie zugleich erübrigt. Denn jed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aus einem bestimmten Zeitpunkt der Sprachgeschichte repräsentiert hinsichtlich einer bestimmten Seite seines Gehaltes diejenigen in allen übrigen Sprachen. Übersetzung verpflanzt also das Original in einen wenigstens insofern - ironisch - endgültigeren Sprachbereich, als es aus diesem durch keinerlei Übertragung mehr zu versetzen ist, sondern in ihn nur immer von neuem und an andern Teilen erhoben zu werden vermag.

這個部分不能像原文的文學語言那樣地譯出來，因為內容跟語言的關係，在原文和在翻譯裡面完全不一樣。在原文裡，內容和語言在某種程度上組成一體的關係，好像果實和果皮，而翻譯的語言圍繞著內容，好像寬鬆有摺的皇袍。因為翻譯的語言表示著一種高過自己的語言，因此，對於其原來的內容來說，這個語言是不合身的，是暴力的，是陌生的。這種分離的關係，阻止了每一種轉譯的可能性，同時也不需要再轉譯了。因為語言歷史上某個特定時期的一本著作的每個翻譯，針對原著內容的某個特定面向來說，代表了所有其他語言的翻譯。也就是說，至少在這個面向——具有反諷意味的——翻譯把原文移植到一個更確定的語言範圍，沒有任何其他的轉譯可以再把原著移出這個範圍，而只是不斷重新把作品的其他部分提升到此範圍內。

Nicht umsonst mag hier das Wort 'ironisch' an Gedankengänge der Romantiker erinnern. Diese haben vor andern Einsicht in das Leben der Werke besessen, von welchem die Übersetzung eine höchste Bezeugung ist. Freilich haben sie diese als solche kaum erkannt, vielmehr ihre ganze Aufmerksamkeit der Kritik zugewendet, die ebenfalls ein wenn auch geringeres Moment im Fortleben der Werke darstellt. Doch wenn auch ihre Theorie auf Übersetzung kaum sich richten mochte, so ging doch ihr großes Übersetzungswerk selbst

mit einem Gefühl von dem Wesen und der Würde dieser Form zusammen. Dieses Gefühl - darauf deutet alles hin - braucht nicht notwendig im Dichter am stärksten zu sein; ja es hat in ihm als Dichter vielleicht am wenigsten Raum. Nicht einmal die Geschichte legt das konventionelle Vorurteil nahe, demzufolge die bedeutenden Übersetzer Dichter und unbedeutende Dichter geringe Übersetzer wären. Eine Reihe der größeren wie Luther, Voß, Schlegel sind als Übersetzer ungleich bedeutender denn als Dichter, andere unter den größten, wie Hölderlin und George, nach dem ganzen Umfang ihres Schaffens unter dem Begriff des Dichters allein nicht zu fassen. Zumal nicht als Übersetzer. Wie nämlich die Übersetzung eine eigene Form ist, so läßt sich auch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als eine eigene fassen und genau von der des Dichters unterscheiden.

在此，「反諷」兩個字讓我們聯想到浪漫主義者的思想，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比其他人更早瞭解到作品的生命，而翻譯正是這個生命的最高見證。不過，他們並沒有認識到翻譯的真正面貌，卻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文學批評上面。當然文學批評也是作品後繼生命的一種，雖然較次一等。

不過，即使他們的理論並沒有涉及翻譯，但是他們偉大的翻譯作品卻體現了翻譯形式的本質與尊嚴。這種體現——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並不一定在作家身上才是最強烈的；甚至可以說，在作家身上，當他以作家的身分工作的時候，或許這種體現是最不可能的。甚至連歷史也不能夠證明一般人的偏見：出名的譯者就會是作家，而小作家則是無足輕重的譯者。許多有名的人，如路德（Luther），弗司（Voß），施列格爾（Schlegel），他們做為譯者的重要程度，要大大超過作家的身分。另外，最有名的如賀德林（Hölderlin）和葛歐格（George），按照他們的創作成就，我們無法將他們單單歸類於作家。這樣的分類，尤其無法涵蓋他們作為譯者的身分。就好像翻譯是一個獨特的形式，譯者的任務也是獨特

的，必須和作家的任務清楚的分開。

Sie besteht darin, diejenige Intention auf die Sprache, in die übersetzt wird, zu finden, von der aus in ihr das Echo des Originals erweckt wird. Hierin liegt ein vom Dichtwerk durchaus unterscheidender Zug der Übersetzung, weil dessen Intention niemals auf die Sprache als solche, ihre Totalität, geht, sondern allein unmittelbar auf bestimmte sprachliche Gehaltszusammenhänge. Die Übersetzung aber sieht sich nicht wie die Dichtung gleichsam im innern Bergwald der Sprache selbst, sondern außerhalb desselben, ihm gegenüber und ohne ihn zu betreten ruft sie das Original hinein, an demjenigen einzigen Orte hinein, wo jeweils das Echo in der eigenen den Widerhall eines Werkes der fremden Sprache zu geben vermag. Ihre Intention geht nicht allein auf etwas anderes als die der Dichtung, nämlich auf eine Sprache im ganzen von einem einzelnen Kunstwerk in einer fremden aus, sondern sie ist auch selbst eine andere: die des Dichters ist naive, erste, anschauliche, die des Übersetzers abgeleitete, letzte, ideenhafte Intention.

譯者的任務是在翻譯的語言裡找出可以在原作內喚出迴響的意向。在此可以看到翻譯和文學作品完全不同的一點，因為作品的意向，從來不是針對語言本身，或者語言整體而做的，而只是直接地將一些特定的語言內容結合起來。但是翻譯，它不像文學作品好像在語言的山林之內工作，而是在山林之外，面對著山林，沒有踏進去，翻譯向原作呼喊，向那個特定的一處呼喊，好針對外語作品產生的回聲在翻譯內做出反應。不只是翻譯的意向指向和文學作品不同的東西，也就是從一部單一的外語作品指向語言的整體，而意向本身也不一樣：作品的意向是直覺的，創始的，形象式的，而翻譯的意向則是推理的，最後的，概念式的。

Denn das große Motiv einer Integration der vielen Sprachen zur einen wahren erfüllt seine Arbeit. Dies ist aber jene, in welcher zwar die einzelnen Sätze, Dichtungen, Urteile sich nie verständigen - wie sie denn auch auf Übersetzung angewiesen bleiben -, in welcher jedoch die Sprachen selbst miteinander, ergänzt und versöhnt in der Art ihres Meinens, übereinkommen. Wenn anders es aber eine Sprache der Wahrheit gibt, in welcher die letzten Geheimnisse, um die alles Denken sich müht, spannungslos und selbst schweigend aufbewahrt sind, so ist diese Sprache der Wahrheit - die wahre Sprache. Und eben diese, in deren Ahnung und Beschreibung die einzige Vollkommenheit liegt, welche der Philosoph sich erhoffen kann, sie ist intensiv in den Übersetzungen verborgen.

因為譯者的工作充斥著崇高的動因，即將眾多語言融合成爲一個真正的語言。在這個語言裡，雖然個別的句子、個別的文學作品和評論從來無法溝通——也因此它們依賴翻譯——但是各個語言本身卻能透過它們指意的方式互補與和解達成協調。假如另外有一種真理的語言，能夠平和無間地，甚至靜默地保存著一切思想所追求的最後秘密，這個真理的語言就是——真語言。而哲學家夢寐以求的唯一完美的工作就在於能夠預見、描述這個真語言，它正是豐富地隱藏在翻譯裡面。

Es gibt keine Muse der Philosophie, es gibt auch keine Muse der Übersetzung. Banausisch aber, wie sentimentale Artisten sie wissen wollen, sind sie nicht. Denn es gibt ein philosophisches Ingenium, dessen eigenstes die Sehnsucht nach jener Sprache ist, welche in der Übersetzung sich bekundet. "Les langues imparfaites en cela que plusieurs, manque la suprême: penser étant écrire sans accessoires, ni chuchotement mais tacite encore l'immortelle parole, la diversité, sur terre, des idiomes empêche personne de proférer les mots qui, sinon se trouveraient, par une frappe unique, elle-même matériellement la vérité." Wenn, was in diesen Worten Mallarmé gedenkt, dem Philosophen streng

ermeßbar ist, so steht mit ihren Keimen solcher Sprache die Übersetzung mitten zwischen Dichtung und der Lehre. Ihr Werk steht an Ausprägung diesen nach, doch es prägt sich nicht weniger tief ein in die Geschichte.

哲學沒有謬司之神，翻譯也沒有。但是，它們並非像多愁善感的藝術家們所認為的那樣庸俗枯燥。有一位哲學天才，他最深的願望就是尋找那個在翻譯當中所顯現的語言。「語言之不完美在於其多，唯缺最高語言：思維既是不假修飾，不假虛響的書寫，而默然的才是不朽的語句。世上習語之歧異，妨礙人一舉說出，道盡真理。」假如針對馬拉美 (Mallarmé) 的這個思想作嚴格的區分，那麼包含了這種語言苗芽的翻譯，就處身於文學作品和教義之間。翻譯在外形上，不如兩者具有特色，不過在歷史上刻下的深度，不輸給這兩者。¹³

Erscheint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in solchem Licht, so drohen die Wege ihrer Lösung sich um so undurchdringlicher zu verfinstern. Ja, diese Aufgabe: in der Übersetzung den Samen reiner Sprache zur Reife zu bringen, scheint niemals lösbar, in keiner Lösung bestimmbar. Denn wird einer solchen nicht der Boden entzogen, wenn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aufhört, maßgebend zu sein? Und nichts anderes ist ja - negativ gewendet - die Meinung alles Vorstehenden. Treue und Freiheit - Freiheit der sinngemäßen Wiedergabe und in ihrem Dienst Treue gegen das Wort - sind die althergebrachten Begriffe in jeder Diskussion von Übersetzungen. Einer Theorie, die anderes in der Übersetzung sucht als Sinnwiedergabe, scheinen sie nicht mehr dienen zu können. Zwar sieht ihre herkömmliche Verwendung diese Begriffe stets in einem unauflöselichen Zwiespalt.

在這樣的光照之下來看翻譯者的任務，恐怕達成任務之路要顯得更為隱晦不明了。不錯，這個在翻譯裡面讓純語言種子漸漸成熟的任務，看

起來是永不可及，而且任何結果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假如翻譯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再現原意，那麼翻譯不就失去了立足點？而我們前面的所說的——反過來說——不都是在主張這一點？忠實與自由——自由地再現原意，而在此過程中忠實於字詞——這是有史以來每一次討論翻譯都會出現的概念。對於不在於重現原意，而是追求其他東西的翻譯理論，忠實與自由好像就毫無用處了。雖然這兩個概念在一般使用的時候，總是陷入無解的爭論之中。¹⁴

Denn was kann gerade die Treue für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eigentlich leisten? Treue in der Übersetzung des einzelnen Wortes kann fast nie den Sinn voll wiedergeben, den es im Original hat. Denn dieser erschöpft sich nach seiner dichterischen Bedeutung fürs Original nicht in dem Gemeinten, sondern gewinnt diese gerade dadurch, wie das Gemeinte an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em bestimmten Worte gebunden ist. Man pflegt dies in der Formel auszudrücken, daß die Worte einen Gefühlston mit sich führen. Gar die Wörtlichkeit hinsichtlich der Syntax wirft jede Sinneswiedergabe vollends über den Haufen und droht geradenwegs ins Unverständliche zu führen. De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standen Hölderlins Sophokles-Übersetzungen als monströse Beispiele solcher Wörtlichkeit vor Augen.

特別是忠實，它到底能為意義再現提供什麼幫助？翻譯的時候忠實字詞，幾乎從來不能夠把字詞在原文裡的意義完全再現。因為，字詞在原文裡的文學意義，不在於所指的東西，而在於這個所指的東西，透過何種指意的方式，固定在特定的字詞之上。我們通常說，文字帶有感情，就是這個意思。跟隨原文句法字對字的翻譯，甚至顛覆每一個意義再現的可能性，直接導致不可理解的危險。19世紀賀德林翻譯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就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字譯的駭人例子。

Wie sehr endlich Treue in der Wiedergabe der Form die des Sinnes erschwert,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emgemäß ist die Forderung der Wörtlichkeit unableitbar aus dem Interesse der Erhaltung des Sinnes. Dieser dient weit mehr - freilich der Dichtung und Sprache weit weniger - die zuchtlose Freiheit schlechter Übersetzer. Notwendigerweise muß also jene Forderung, deren Recht auf der Hand, deren Grund sehr verborgen liegt, aus triftigeren Zusammenhängen verstanden werden. Wie nämlich Scherben eines Gefäßes, um sich zusammenfügen zu lassen, in den kleinsten Einzelheiten einander zu folgen, doch nicht so zu gleichen haben, so muß, anstatt dem Sinn des Originals sich ähnlich zu machen, die Übersetzung liebend vielmehr und bis ins Einzelne hinein dessen Art des Meinens in der eigenen Sprache sich an bilden, um so beide wie Scherben als Bruchstück eines Gefäßes, als Bruchstück einer größeren Sprache erkennbar zu machen. Eben darum muß sie von der Absicht, etwas mitzuteilen, vom Sinn in sehr hohem Maße absehen und das Original ist ihr in diesem nur insofern wesentlich, als es der Mühe und Ordnung des Mitzuteilenden den Übersetzer und sein Werk schon enthoben hat.

無論如何，忠實於原文的形式增加重現意義的困難，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因此，我們不可能爲了保留原意而要求字對字的翻譯。若要保留原意，拙劣譯者那種毫無節制的自由翻譯，會做得好得多，當然，這樣做，對於文學作品以及語言來說，就更無幫助。因此，對於字譯的要求，看似明顯，但其理由則深藏不露，我們必須找出更合理的解釋。就好像一個容器的碎片，爲了黏接起來，必須在最小的地方也要配合，但碎片本身的形狀不須相同，翻譯也是一樣，不需要相同於原文的意義，而要用愛心，注意到每一個細節，在自己的語言裡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就好像一個容器的兩塊碎片一樣，讓人看出來，兩者是同一個更大語言的碎片。正因爲如此，翻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必顧慮傳達訊息，傳達語意；而從語意的角度來說，原文對於翻譯的意義則僅僅在於，它爲譯者以及翻

譯省去了整理及表達語意的功夫。

Auch im Bereiche der Übersetzung gilt: *ν οχη ην λ γος*, im Anfang war das Wort. Dagegen kann, ja muß dem Sinn gegenüber ihre Sprache sich gehen lassen, um nicht dessen *intentio* als Wiedergabe, sondern als Harmonie, als Ergänzung zur Sprache, in der diese sich mitteilt, ihre eigene Art der *intentio* ertönen zu lassen. Es ist daher, vor allem im Zeitalter ihrer Entstehung, das höchste Lob einer Übersetzung nicht, sich wie ein Original ihrer Sprache zu lesen. Vielmehr ist eben das die Bedeutung der Treue, welche durch Wörtlichkeit verbürgt wird, daß die große Sehnsucht nach Sprachergänzung aus dem Werke spreche. Die wahre Übersetzung ist durchscheinend, sie verdeckt nicht das Original, steht ihm nicht im Licht, sondern läßt die reine Sprache, wie verstärkt durch ihr eigenes Medium, nur um so voller aufs Original fallen. Das vermag vor allem Wörtlichkeit in der Übertragung der Syntax und gerade sie erweist das Wort, nicht den Satz als das Urelement des Übersetzers. Denn der Satz ist die Mauer vor der Sprache des Originals, Wörtlichkeit die Arkade.

若望福音的「太初有言」這句話，在翻譯的領域裡也是有效的。因此，面對文意，翻譯的語言，不但可以，而且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要將表達原文語意的意向用模仿的方式，而要當作對翻譯語言和諧的補充，翻譯語言要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該意向。因此，如果有人說一篇翻譯讀起來不像翻譯，而像原文，這並不是最高的讚美，特別是當這篇翻譯剛剛出爐的時候。相反地，字對字忠實的意義就在於要從譯作當中看出語言互補的那份極大的渴望。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它不會遮住原文，不會擋住照亮原文的光照，而是讓透過翻譯語言更為加強的純語言的光亮，更加清楚地照在原文之上。這個效果特別可以透過句法的字譯達到，而正是這一點證明了譯者的原始元素是字詞，而非句子（語意）¹⁵。因為句子是阻在原文語言前面的一道牆，而字詞才是進去的通道。

Wenn Treue und Freiheit der Übersetzung seit jeher als widerstrebende Tendenzen betrachtet wurden, so scheint auch diese tiefere Deutung der einen beide nicht zu versöhnen, sondern im Gegenteil alles Recht der andern abzuspochen. Denn worauf bezieht Freiheit sich, wenn nicht auf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die aufhören soll, gesetzgebend zu heißen? Allein wenn der Sinn eines Sprachgebildes identisch gesetzt werden darf mit dem seiner Mitteilung, so bleibt ihm ganz nah und doch unendlich fern, unter ihm verborgen oder deutlicher, durch ihn gebrochen oder machtvoller über alle Mitteilung hinaus ein Letztes, Entscheidendes.

翻譯的忠實與自由，自古以來就看作是背道而馳的趨向，現在對於其中一個做的深入解釋，並沒有將兩者拉近，相反地，好像把另一個的權利全都剝奪了。因為翻譯的自由，難道指的不就是再現語意的自由？——而我們現在卻認為語意並非翻譯的根本依據。不過，如果我們認為語言文字的語意就是傳達的訊息，那麼，那個最後的、具有決定性、隱藏在語意之下的東西，對語意來說，就會看似很近，卻無限遙遠，說得更清楚一些，它被語意斷絕了，或者，更頑強地超越在一切訊息之外。

Es bleibt in aller Sprache und ihren Gebilden außer dem Mitteilbaren ein Nicht-Mitteilbares, ein, je nach dem Zusammenhang, in dem es angetroffen wird, Symbolisierendes oder Symbolisiertes. Symbolisierendes nur, in den endlichen Gebilden der Sprachen; Symbolisiertes aber im Werden der Sprachen selbst. Und was im Werden der Sprachen sich darzustellen, ja herzustellen sucht, das ist jener Kern der reinen Sprache selbst. Wenn aber dieser, ob verborgen und fragmentarisch, dennoch gegenwärtig im Leben als das Symbolisierte selbst ist, so wohnt er nur symbolisierend in den Gebilden. Ist jene letzte Wesenheit, die da die reine Sprache selbst ist, in den Sprachen nur an Sprachliches und dessen Wandlungen gebunden, so ist sie in den Gebilden

behaftet mit dem schweren und fremden Sinn. Von diesem sie zu entbinden, das Symbolisierende zum Symbolisierten selbst zu machen, die reine Sprache gestaltet der Sprachbewegung zurückzugewinnen, ist das gewaltige und einzige Vermögen der Übersetzung.

在所有語言以及其文字之內，除了有可傳達的東西之外，還有一個無法傳達的東西，這個東西，以象徵的，或者被象徵的方式出現，端看其所處的位置而定。象徵者，僅存在於語言有限的文字之內；被象徵者，則存在於語言變化的過程之中。語言變化過程所欲表達的，甚至建構的，就是那純語言本身的核心。這個核心部分，雖然只能以隱藏及零碎的方式呈現，但確實是那被象徵者本身，而且只能夠以象徵的方式住在語言的文字裡。¹⁶ 既然語言的最後本質，也就是純語言本身，在語言裡都束縛在語言的文字裡面，以及其轉變之中，那麼，它總是在文字裡面被附加了沈重和陌生的語意。解開這些附著的語意，把象徵者變成被象徵者本身，在語言轉變的過程中塑造並找回純語言，唯獨翻譯具有這種強大能力。

In dieser reinen Sprache, die nichts mehr meint und nichts mehr ausdrückt, sondern als ausdrucksloses und schöpferisches Wort das in allen Sprachen Gemeinte ist, trifft endlich alle Mitteilung, aller Sinn und alle Intention auf eine Schicht, in der sie zu erlöschen bestimmt sind. Und eben aus ihr bestätigt sich die Freiheit der Übersetzung zu einem neuen und höhern Rechte. Nicht aus dem Sinn der Mitteilung, von welchem zu emanzipieren gerade die Aufgabe der Treue ist, hat sie ihren Bestand. Freiheit vielmehr bewährt sich um der reinen Sprache willen an der eigenen. Jene reine Sprache, die in fremde gebannt ist, in der eigenen zu erlösen, die im Werk gefangene in der Umdichtung zu befreien, ist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Um ihretwillen bricht er morsche Schranken der eigenen Sprache: Luther, Voß, Hölderlin, George haben die Grenzen des Deutschen erweitert. -

這個純語言，不再意指什麼，不再表達什麼，而是無言但富有創造力的字（Wort），是所有語言所意指的東西，在這個純語言的層面，終於所有的訊息，所有的語意，所有的意向都在此相遇，而且，都將在此消逝。而正是純語言的緣故，翻譯的自由獲得了一個新的、而且更高的權利。翻譯的自由，並非來自訊息的語意，因為這正是忠實翻譯所要解除的部分。翻譯的自由是爲了語言當中的純語言緣故。在翻譯語言中拯救那被放逐異地的純語言，將束縛在作品中的語言，透過再創作解放出來，這是譯者的任務。爲了這任務，譯者要打破自己語言腐朽的藩籬：路德，弗司，賀德林，葛歐格，他們因此開擴了德語的境界。

Was hiernach für das Verhältnis von Übersetzung und Original an Bedeutung dem Sinn verbleibt, läßt sich in einem Vergleich fassen. Wie die Tangente den Kreis flüchtig und nur in einem Punkte berührt und wie ihr wohl diese Berührung, nicht aber der Punkt, das Gesetz vorschreibt, nach dem sie weiter ins Unendliche ihre gerade Bahn zieht, so berührt die Übersetzung flüchtig und nur in dem unendlich kleinen Punkte des Sinnes das Original, um nach dem Gesetze der Treue in der Freiheit der Sprachbewegung ihre eigenste Bahn zu verfolgen.

經過這番說明，翻譯和原文跟語意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比喻來瞭解。就好像圓周的切線短暫地，只在一點上和圓周接觸，而按照切線的定律，重要的是那個接觸，而不是那一點，然後，切線順著它自己筆直的軌道，繼續無限延伸。翻譯也是一樣，它僅僅在語意的那個無限小的小點上和原文輕輕地接觸，然後按照忠實的原則，在語言變化的自由之中，跟隨完全屬於它自己的軌道。¹⁷

Die wahre Bedeutung dieser Freiheit hat, ohne sie doch zu nennen noch zu begründen, Rudolf Pannwitz in Ausführungen gekennzeichnet, die sich in

der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finden und die neben Goethes Sätzen in den Noten zum “Divan” leicht das Beste sein dürften, was in Deutschland zur Theorie der Übersetzung veröffentlicht wurde. Dort heißt es: unsre Übertragungen auch die besten gehen von einem falschen Grundsatz aus sie wollen das indische griechische englische verdeutschen anstatt das Deutsche zu verindischen vergriechischen verenglischen. sie haben eine viel bedeutendere Ehrfurcht vor den eigenen Sprachgebräuchen als vor dem Geiste des fremden Werks ... der grundsätzliche Irrtum des Übertragenden ist dass er den zufälligen Stand der eignen Sprache festhält anstatt sie durch die fremde Sprache gewaltig bewegen zu lassen. er muss zumal wenn er aus einer sehr fernen Sprache überträgt auf die letzten Elemente der Sprache selbst wo Wort Bild Ton in eins geht zurück dringen er muss seine Sprache durch die fremde erweitern und vertiefen man hat keinen Begriff in welchem Maße das möglich ist bis zu welchem Grade jede Sprache sich verwandeln kann Sprache von Sprache fast nur wie Mundart von Mundart sich unterscheidet dieses aber nicht wenn man sie allzu leicht sondern gerade wenn man sie schwer genug nimmt.

這種自由的真正意義，雖然潘維茲（Rudolf Pannwitz）沒有明指，也沒有做解釋，但是他在〈歐洲文化的危機〉（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一文中對此有所描述，這段話足以和歌德在《西東合集》（Divan）註釋中的那些話並列，成為至今德國所出版的最好的翻譯理論。他說：「我們的翻譯，即使是最好的，也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他們想把印度文、希臘文、英文德文化，而不是把德文印度化、希臘化、英文化。他們對於自己語言用法的崇敬，大大超過外來作品的精神……譯者最基本的錯誤是，緊緊抓住自己語言偶然形成的東西，而不讓自己的語言受到外語帶來的巨大衝擊。特別是翻譯來自遙遠的文字，必須鑽進語言最深的部分，甚至字、形、音融合為一的地方。他必須藉著外語來擴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我們無法想像這種改變的極限，無法知道每一種語言可以改變到何種程

度，也不知道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差異幾乎就好像方言之間的不同。不過，這要我們十分認真地看待語言，而不是對語言抱著輕率的態度。」

Wie weit eine Übersetzung dem Wesen dieser Form zu entsprechen vermag, wird objektiv durch die Übersetzbarkeit des Originals bestimmt. Je weniger Wert und Würde seine Sprache hat, je mehr es Mitteilung ist, desto weniger ist für die Übersetzung dabei zu gewinnen, bis das völlige Übergewicht jenes Sinnes, weit entfernt, der Hebel einer formvollen Übersetzung zu sein, diese vereitelt. Je höher ein Werk geartet ist, desto mehr bleibt es selbst in flüchtigster Berührung seines Sinnes noch übersetzbar. Dies gilt selbstverständlich nur von Originalen. Übersetzungen dagegen erweisen sich unübersetzbar nicht wegen der Schwere, sondern wegen der allzu großen Flüchtigkeit, mit welcher der Sinn an ihnen haftet. Hierfür wie in jeder andern wesentlichen Hinsicht stellen sich Hölderlins Übertragungen, besonders die der beiden Sophokleischen Tragödien, bestätigend dar. In ihnen ist die Harmonie der Sprachen so tief, daß der Sinn nur noch wie eine Äolsharfe vom Winde von der Sprache berührt wird.

一個翻譯符合其形式本質的程度客觀上是由原文的可譯性決定。原文語言的價值和尊嚴越低，越是一種傳達訊息的文章，那麼翻譯從其中得到的益處就越少。直到訊息的份量過重，絲毫無法產生一個符合形式的翻譯時，翻譯就變得不可能了。一個作品愈是高級，即使和它的語意只作最輕微的接觸，也是可以翻譯的。當然這只是針對原文而說的。對譯文本來說，甚至不能夠再被翻譯，不是由於附著的語意太過繁重，而是由於太過於短暫。關於這一點，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樣，賀德林的翻譯，特別是兩個索福克勒斯的悲劇翻譯，提供了證明。這些譯文中語言之間的和諧是如此的深邃，語言接觸到語意就好像微風撫吹過風鳴琴一般。

Hölderlins Übersetzungen sind Urbilder ihrer Form; sie verhalten sich auch zu den vollkommensten Übertragungen ihrer Texte als das Urbild zum Vorbild, wie es der Vergleich der Hölderlinschen und Borchardtschen Übersetzung der dritten pythischen Ode von Pindar zeigt. Eben darum wohnt in ihnen vor andern die ungeheure und ursprüngliche Gefahr aller Übersetzung: daß die Tore einer so erweiterten und durchwalteten Sprache zufallen und den Übersetzer ins Schweigen schließen. Die Sophokles-Übersetzungen waren Hölderlins letztes Werk. In ihnen stürzt der Sinn von Abgrund zu Abgrund, bis er droht in bodenlosen Sprachtiefen sich zu verlieren. Aber es gibt ein Halten. Es gewährt es jedoch kein Text außer dem heiligen, in dem der Sinn aufgehört hat, die Wasserscheide für die strömende Sprache und die strömende Offenbarung zu sein. Wo der Text unmittelbar, ohne vermittelnden Sinn, in seiner Wörtlichkeit der wahren Sprache, der Wahrheit oder der Lehre angehört, ist er übersetzbar schlechthin. Nicht mehr freilich um seines-, sondern allein um der Sprachen willen. Ihm gegenüber ist so grenzenloses Vertrauen von der Übersetzung gefordert, daß spannungslos wie in jenem Sprache und Offenbarung so in dieser Wörtlichkeit und Freiheit in Gestalt der Interlinearversion sich vereinigen müssen. Denn in irgendeinem Grade enthalten alle großen Schriften, im höchsten aber die heiligen, zwischen den Zeilen ihre virtuelle Übersetzung. Die Interlinearversion des heiligen Textes ist das Urbild oder Ideal aller Übersetzung.

賀德林的翻譯是翻譯形式的原型；即使與他人最完美的轉譯比較，也是原型和模型的關係，只要比較一下賀德林和魯道夫（Rudolf Borchard）對於品達（Pindar）第三首頌曲所做的翻譯就可以看出來。正是這樣，比起別的翻譯，在這種原型的翻譯裡面，具有一切翻譯最大而且真正的危險：如此幅員遼闊又堅固的語言，它會關上大門，將譯者鎖進沈默之中。索福克勒斯的翻譯是賀德林最後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裡，語

意從一個深淵跌進另一個深淵，直到幾乎迷失在無底的語言深處。但是，有一個佇足的地方。不過，這只有聖經可以提供，因為在這裡，語意不再是不斷湧現的語言和不斷湧現的啓示之間的分水嶺。這裡的文本，是直接地，不需要轉介的語意，它的每個字都屬於真語言，屬於真理，或者教義，它就是真正的可譯性。當然，這翻譯不是爲了那文本，而是爲了眾多的語言。面對這樣的文本，翻譯需要有無限的信賴，就好像在聖經文本裡，語言和啓示和諧無間地結合在一起，在翻譯裡面，字譯與自由翻譯，也必須以行對行的形式，毫無瑕疵地彼此結合。因為在所有偉大的作品，特別是聖經裡面，它們在行與行之間，包含著翻譯的可能性。聖經的行對行的翻譯，是所有翻譯的原型或理想。

註釋

1. 在開頭的第一段，班雅明已經道出整篇文章的基調，也就是：藝術（班雅明將翻譯歸類於此）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另外的東西。整篇文章不斷地從各種角度來說明這一點。本文的德文解釋除了另有說明之外，均按照《永大簡明德華辭典》。
2. 在這裡，重要的是德文 *mitteilen*（動詞，意思是告知，告訴，通知，傳達）和其名詞型式 *Mitteilung*（告知的東西，傳達的內容）。這個詞在本文也常和另一個動詞連用：*vermitteln*，也就是「轉介」的意思，班雅明認爲次等的翻譯，就是在轉介這些可告知的訊息（內容、意思、語意、消息）。這些辭彙，在本文裡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關鍵辭彙。因為在班雅明的這篇文章裡，從頭到尾都會用到這個辭彙。班雅明重複地指出，他所說的翻譯，不在於「告知」或是「傳達語意」。班雅明強調，在一個文本裡面，有可以傳達（告知、轉介）的訊息（內容、意思、語意、消息）；其他則是那不可以傳達的東西。譯者的任務在於處理那些不能夠傳達（告知、轉介）的東西。
3. *Dichten*（動詞：寫作，創作）*Dichtung*（名詞：詩，文學創作）這兩個字在德文都有廣義和狹義的意思，也就是文學創作或者詩作（又如 *Dichter* 可以稱作家或者詩人）。由於從文章伊始，班雅明就是以概論的方式論及藝術，把翻譯與其他藝術相提並論，因此，基本上，筆者採用廣義的解釋。也就是將動詞 *dichten* 翻譯爲「創作」、「寫作」，名詞 *Dichter*，*Dichtung* 翻譯爲「作家」、「文學作品，文學創作」、「作品」。但唯獨在這一段裡，班雅明特別要道出文學的特色，以 *das Unfassbare, das Geheimnisvolle* 道出那份神祕不可言喻的成分，因此，筆者就特別用「詩意的」來翻譯 *das 'Dichterische'*；其中的引號 ' ' 是原文中就有的，這個引號的運用是否就是說，班雅明在此使用其狹義的意思？在後文中，此字仍然出現多次，筆者均用「(文學)」

作品」(文學)創作」來翻譯。此外，這裡首次出現 schlechte Übersetzer 這個詞，schlecht 有(質量上)壞的、次的、劣的、差的等意思。

4. 這句話，乍看之下會有些難懂，因為它已經牽涉到後來要說明的東西：作品之內，是否含有可譯性，也就是是否含有後來才提到的純語言的種子；如果有，那麼就是可以翻譯的。如果是這樣，這些純語言的種子，就必須要翻譯出來，因為這就是天生的翻譯的任務。
5. 這裡班雅明花了半頁多的篇幅(整篇文章才13頁)來解釋，我們的想法不能只限於「人」的範疇。而這裡也是第一次，也是全文唯一的一次，用到「Gott」(天主，上帝)這個字。為的是要指出，翻譯的對象要超出「人」的範圍。另外，在本文裡，和宗教有關的論述非常之少，而且非常的間接。大約不超過五處：「messianisches Ende」、「Religion」、「Anfang der Johannes Evangelium」、「heilige Schrift」。總的來說，雖然他的論點帶領我們進入另一個範疇，但他並不從宗教的立場來說明他的論點。
6. 這裡的最後一句，回應本段的第一句話：「翻譯是一種形式」。由此可見，班雅明在行文上，有他自己嚴格的邏輯可尋。而整段的內容就是在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一個作品的可譯性要看在作品內有沒有這個翻譯的形式存在，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翻譯，而且不只如此，班雅明還強調說，這個作品要求我們去翻譯，即使人不能夠完全達到這個任務；我們要注意，那要求我們去翻譯的，是隱含在作品裡面的翻譯的形式，而非作品。這也是下一段班雅明要說明的。
7. 關於這個翻譯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乍看之下，似乎有些矛盾，但從後面的解說來看，就會漸漸明白。也就是翻譯要透過作品，因為可譯性隱含在作品裡，但是那不是作品本身的可譯性，而是翻譯形式需要給翻譯出來的可譯性。因此，作品是作品，翻譯是翻譯，各走各的路。這就是班雅明在這裡所要說的。班雅明特別用下面的比喻來說明這份關係。
8. 這裡出現了常常受外界引用的辭彙「來世」(Überleben)、「後繼的生命」(Fortleben)因此，在此附上原文，以期幫助說明原意。其實，Überleben 這裡的 Über——除了「後來」的意思之外，還可以有大難餘生的意思(例如 Er hat sich überlebt.)，也就是「超越此生」的意思。在此，班雅明用引號在 Überleben 前後，或許強調他在這裡只是借用來表達一個「後來的生命」，如同他在下一句裡面所用的 Fortleben 之意。而在下面第二句裡，班雅明強調說，這不是隱喻的用法，更能說明此意。事實上，在全文當中，後來出現幾次「後來的生命」，班雅明都用了 Fortleben，而沒有再用 Überleben。
9. 在整整一頁篇幅的這一長段裡，班雅明道出翻譯與原著的關係：翻譯與原著之間的關聯在於可譯性。但是這個可譯性來自於翻譯所獨具的本質，而非來自於原著。翻譯的意義，要在歷史裡，甚至超越歷史去尋找。
10. 此處第一次出現「純語言」，下面一大段在於解釋構成純語言的方式。由於「意向」在本文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此附上原文。
11. 在此，意指的東西，和意指的方式也都是重要概念，附上原文。
12. 「歷史的默西亞的終點」是猶太教——基督宗教的說法，表示世界的終結。參考 Harry Zohn 的翻譯：If, however, these languages continue to grow in this manner until the

end of their time, it is translation.... (Arendt, 1968, p. 74, 底線為筆者所劃, 以示重點。)

13. 文中所引馬拉美的一段話, 承蒙羅新璋協助從法文翻譯為中文。本段最後, 班雅明提到翻譯與文學作品(文學創作)(Dichtung)和教義(理論)(Lehre)之比較。在此, 又遇到 Dichtung 該如何翻譯的難題: 文學作品, 或者詩作? 基本上, 筆者認為它指的是廣泛的用法: 文學作品。這裡說的「教義」(Lehre), 在文末還會出現一次, 根據上下文, 應該指的是神聖經典的教義, 例如「聖經」、「塔木得」等經書。
14. 從這裡開始, 幾乎有兩整頁的篇幅, 班雅明討論忠實翻譯和自由翻譯的問題, 在此對於意譯與字譯有非常精闢深入的分析。然後, 班雅明從純語言的角度重新詮釋翻譯的忠實與自由。
15. 這裡班雅明再度說明了翻譯不要注重原文的語意, 而是用互補的方式表達意向, 不要模仿原文的表達的方式, 表達方式特別顯現在句法當中, 因此, 要注意翻譯一個一個字, 而非整句。英文翻譯 (Arendt) 將原文的 Satz (句子) 翻譯為「語意」(Proposition), 或許更可以讓讀者明白原意。因為上面一直使用的詞就是「語意」(Sinn), 現在一下子用「句子」來說明, 或許容易引起混淆。
16. 這裡班雅明引進象徵者, 與被象徵者的概念: 象徵者, 有主動, 向外發出功能的作用; 被象徵者, 有被找到的東西, 在此, 就是純語言。可是, 不論象徵或被象徵, 都是屬於語言「不可傳達」的部分。傳達訊息(語意、內容)和真正要翻譯的東西有什麼區別, 終於在此有了詳細解釋。
17. 翻譯所接觸的那原文語意的小小的一點, 就是隱藏在原文當中, 純語言的片段部分。翻譯要抓住那一點, 然後, 找出適當的表意方式, 以便和其他的表意方式和諧地、互補地表達這部分的純語言。

